



10816

舒梓溪文鈔



梓溪文鈔外集卷之三

明舒

孫

琛伯獻甫
璪季琰甫

輯

曾孫有章無文甫錄

裔孫忠謹魯直甫次

後學西甌趙秉忠性植甫較

臨川吳撫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較

沔陽蕭上達進卿甫訂

梓溪外集

○卷之三

序三十首

送石齋楊公序

少師楊公之再入相也俄請去 上止之再

請再止之志未變也芥質諸有道者曰公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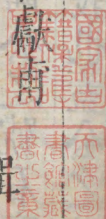
可止乎 上以八千里召公謂道在公也公

至而以道焉有不可力請去可也今無不可

而再三請去豈格心之法固如是乎不然似

非所以稱 上意也曰子不聞公之號石齋

乎以其字介而取諸豫爻之義也蓋公之初



相時 朝廷方有所懲創故得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道從事今公之釋位三年矣君德或者有所間斷國紀或者有所紊傷天運時數或者有所消蝕衆以爲豫而公危之故惟慨然任乃道之重而以身視人此道之在公者欲莫能加物莫能傷安靜堅確以入於真得介石之義也子惡得而知之哉芬曰信然則吾請敘石齋以止公矣夫字敬其名也名親之命也號實之形也字滋矣號復緣之不

亦贅乎惟以公之名取夫石則似也蓋公之器足以和君子公之識足以和小人公之才足以和庶政公之望足以和四方數公之道致和焉則君德可純國紀可理天運時數可回舉三才而一和洽矣直猶八音條理而石振之謂公之號有不符於名哉且予聞之八音莫難諧于石也然后夔擊石而百獸率舞則功化之盛亦莫過於石者也公惟不計其

難諧而詘然以綱紀爲終事則至和以形而

各有其實石之爲義得矣區區一介烏足以
盡公所取乎石者哉管伊尹之榮阿衡非一
日也至太甲一德之後乃曰臣罔以寵利居
成功是大臣以君德之成爲寵利斯時也能
介于石不終日而去可也苟以爵祿之盛爲
寵利而幸公之見幾是以蹙然之石待公矣
公豈其然歟曰是可以止公遂書此爲石齋
序

送倫彥式畢姻序

梓溪外集

卷之三

三

有年甫冠貫穿經史百家之粹言

朝廷之典章理焉若出諸其性意焉若出諸
其心詞焉若出諸其口無牴牾者一舉魁天
下士名人宿儒靡然處其後及對

大廷賜及第官翰林與獻納議論上下古今以
承

天子之寵光使一常人處此志不盈氣不驕色
若不自矜者蓋亦鮮哉予同年倫君彥式生
質之美德器之洪乃有異於人也豈造物爲

工獨厚其賦抑先大夫宮諭公德行文學偉然爲一世望而其庭訓諸子者又自有範圍哉不然則彥式以甫冠之年負博學登高科爲美官志略不盈氣略不驕色略不自矜吾不得其故也吾聞漢有以孝廉比顏回者漢人善標致豈有真如顏回者哉若羨憲之質庶幾焉則不知其家庭師友之訓視彥式何如也彥式有叔度之質而又有先大夫之教是天之命之者旣厚而彥式之所以克之者

亦至矣宜其大過人也哉居七越月得給假歸省且畢姻事館閣諸公自元老而下咸有贈言或以歌或以詩芬在館末屬當序夫彥式近道者也予迹友而心師之言則無能益也然惟先大夫之墓木雖拱而太夫人則康強在堂先意承顏無謂孝子之疏節也孟子云人少則慕父母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彥式今仕矣得畢姻有妻子矣使慕太夫人者由是不少衰焉則舜可爲也豈徒顏回

哉茲固諸公之所貴於彥式而切於勸效相
期者也彥式其益思所以無負也哉

南臺便養序

臺中官御史也有言責焉爲天子耳目不徒
官守而已夫官兼有官守言責爲天子耳目
則是與宰相頡頏有志於濟世者不肯朝夕
去朝廷矣朱士光同年之有志者拜御史乃
乞南臺何耶東洲夏君曰大叅公方老朱子
欲便養耳予曰今御史之祿古上農夫之分

耳况大叅公裕然蔗境亦豈需是耶夏君曰
子知易之文乎曰聖人待衰世之意也曰然
易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
四多懼近也今南臺非易之所謂二耶管者
周南之化周公爲之也而其名泯然召伯之
理南國也召南名風終周之代君臣贖之其
論曰管文武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周
公非不聖於召公也二多譽以遠於君克自
見也譬之乎日與月焉朔之合也月何微也

洎分天而與日望則月之光如晝矣若周公
當時豈徒其名之泯耶狼跋東山驥亦至矣
士光以大叅公雖老也而其心則無一日不
問王室我茲侍側危機徃有懼也非所安親
而濟世矣於是乎外之則五陽剛中二固其
應迹雖遠而道有合也物烏得聞之言信也
職盡也世將爲大名所以爲大叅公之志養
者不在茲耶予曰然則士光必有所兆也今
主上未有闕失矣人亦無悶然遺于野者若夫

負而乘之冕而何校者亦豈無之士光爲御
史且三年未以告于上何也豈自列于楊子
將七年而待韓愈之論耶然孟子之論蚺鼈
則以數月也士光果有所待耶世無孟子矣
君知所以爲同年者將不得爲韓愈乎哉東
洲曰友道莫復哉是足以成士光之養矣

士送太常少卿萬治齋歸省序

治齋之行 乘輿方北巡同府諸君不責我
之侍從失職不能載筆以徃使 命令之行

于邊徼者有所闕失乃使爲贈言則大者毀
小者隨言將不重于治齋矣且營者安化稱
亂于外劉瑾作孽于中公卿輩鼠首無所如
往惟邃庵楊公夕得

命而朝就道殄克大憝以寧宗社以楊豐功
冀隆聖孰得其許可哉及爲吏部則治齋首
大自刑曹轉而寘之考功旣而盜賊攻劫陷城
池弱官軍絕上供漕輓之路青齊江淮湖襄
皆哀骨潰血烈于黃巾時讐于誅亂兵無有

祥溪外集

卷之三

七

易發當事者惟求于某公定計出師果遂樸
滅不貽

天子憂以某之嚴重未見其易推擇也及爲吏
部則治齋首自考功轉而寘之文選夫以二
公之爲國謀豈所無稽其忠哉惟先后同心
以用一人則治齋之賢可知我雖重言不能
復有所加矣况今以兩官勞爲太常少卿得
奉例省親以歸園欲一釋太守公睽違之憂

以安其心也不知太守公以三朝老臣憂國

之心不改在位又以一家之中子若孫孟也
爲御史仲也偕計上以守大廷之對而君其
季則階公卿也潮也爲推官津也廩于學以
待鄉有司之舉也無非食君祿者將何以報
哉御史有言責也必盡其忠推官有官守也
必修其職其未試而待用者策必精行必成
而君旣階公卿之位必以身任天下之重無
所與讓則太守之憂始可釋雖不一來省謁
其心亦貼然安矣君誠知安太守之心者在
也予之憂無可釋者不暇治辭不識斯言足
聽于諸君否足贈于治齋否

送蓉湖陳公左使沅西序

位者聖人之所寶何也聖人者道之所在也
民之望也聖人欲副民望使知者愚者賢者
不肖者饑寒者鰥寡廢疾者咸不失職吾之
道固能也然非有其位則無所於施然則聖
人之寶位其利也哉今之位內則六卿外則

左右布政使若重焉者或者以爲苟志於民不待是也是不知有時焉時有變故而事有繫治忽之機者小官緜力能以道而獨行乎哉故今之位亦有道者之所寶也吾江西方亂若新建國布政使之選難其人矣

天子明聖以福建叅政蓉湖陳公爲左布政使以徃蓋殊擢也夫陳公有道之士也而有是位則民之望固易副矣然適變故之時也君子之所望於公者豈徒不失民望而已哉

歲庚午太阿倒持新取其柄當位者遂不復計長遠而小者是務是以守祧司香至今遺恨及霸州盜起固一邏卒之責也乃重煩邊兵茲亦背水而陳矣尚幸無比風之警也至今留處禁垣則肘腋之下將易驕卒易悍斯三者吾知陳公亦嘗旁觀而竊歎之矣今江西之害民者旣去而復得有道之士蒞之則鼓舞至治要不待於五年但計其及於天下則今日之禍亂亦前日之當位者知守

祖訓而奉行之過也蓋國家之親親小遇大故
莫不諱之雖古親睦惇敘之道何以加於此
而顧倚茲不戢何邪是則討之大者膺

天子殊權則事亦不必蹈故常以副君子之
所望者不然則事變相尋吾一方亦不得恃
公以獨安也時叅議魏君喬儀僉事蕭君必
克周君汝和與芬皆繫官于閩以陳公有道
有位有時故於其往也故相與爲此言贈

送李通甫僉憲陝西序

梓溪外集

卷之三

十

癸未之冬庫部員外郎李君通甫以敘遷陝
西按察司僉事而延綏邊備寔委以經略也
其同官宣之舜卿邦興邦懋允濟輩問贈言
於予予聞按察司外臺也其職在于糾劾百
司辨明冤枉與都察院十三道等耳何爲今
皆失其職惟庶獄小有言之問邪苟以爲人
人君子百司無可舉之過則部使者輒復舉
之或者論皆平刑旣協中天下無冤民與則
又不遠千萬里以叩銀臺槌登鼓以伸憤恨

者略無虛日子尚疑其健而有力庶幾是也
其瘡焉無告死構陷死誣訐死威虐死幽囚
以爲怨鬼者歲計天下寧止於數千百人邪
若夫西北邊備則莫急於食也經制之人未
嘗不擇司徒歲餽之常鹽人課辦之助簿書
出納且繁密於司會之貳也何近年士卒每
食不飽至弱弱然執戈疾視其長上邪僨師
奪攘自古已然若大將行邊數堡以誅求則
弊起朝夕也亦未聞有以告也執政者顧爲

梓溪外集

卷之三

士

之諱而寧失士卒心志何也予比接李君一
話言見其嗜欲也淺其持守也嚴內剛而外
和識遠而才副其論諸司之守慨然有復古
之意焉則茲行也於其道蓋有合矣他日傳
延統士卒之奮將吏之飭可以踐故城可以
淨河套可以繼仲淹世衡之績者豈非通甫
也哉惜予不通世務無以相通甫之行徒誦
朝廷之典章也

送景溪黃運使歸休序

天地變化陰陽已陰消陽息爲春爲夏萬物隨以出也陽消陰息爲秋爲冬萬物隨以入也人遭寒暑惟居處服食之異何邪草木得變化之粗人得變化之正粗者氣也氣數短止於五而已正者理也理數長始於一成於三至於百千萬億而不可極故聖人在位不言氣數而功業直與天地同悠久焉亦得變化之正而已矣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固舉其粗者也又曰天地閉賢人隱則自非聖人大人雖得變化之正亦豈能違陰陽消息之機哉但坤雖純陰六四陰亦未極也孔子何以遽示賢人之隱邪豈非以賢人當見幾而作不待陰之極也苟待其極則有世道之責者不當隱無世道之責者方龍戰于野雖有深山長谷不能隱矣又安能保其無咎哉景

溪黃子當

孝廟極治之時以春秋家學登壬戌進士授戶

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迨今 朝陞福建

監運使雖皆繁劇之任，然其格如是，豈僅
有才能者哉。茲得遂歸林之願，固官盛君陳
君倪君葉君莫君咸以先生年未及而壯之
相祖餞之，又爲之詩歌咏之，分在座末景溪
以爲或達其意也。屬序。

送李宣之守台州序

兵部武庫正郎李君宣之，素君子長者。今年
夏五月，推守台州。同官蔣某等過予，曰：宣之
入仕十有七年，茲遷也。用人者固知宣之亦

閔台州也。予曰：何謂也？曰：台州當山坳海隅，
山峻拔而海浩渺，惟士大夫得其神秀，勵峻
節而必行其浩然之氣者，往往有之。其民則
不然，似朴而實頑，似直而實悍。頑則難馴，悍
則不易馭也。其俗不欲去鄉土，無商販而之
他，是以生齒繁盛而谿阪之田不足於耕，日
就窮促也。况賦歛日加，征徭日益，又承平之
世勢所必趨，非有君子長者臨之，則監司部
使首詰捕催科之令，紛然則會將惴惴焉。日

事逢迎求以安其位而已雖有循良之政亦何所於施哉李君謹身帥先居以廉平民固有聞而化之者其才識練達則於施爲緩急之序亦必有一定不肯厲民而徇人矣然則他日以循吏稱者不有望於李君乎哉予曰諸君知宣之而未知循吏也予嘗窺測班固敘傳循吏之意矣若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所得行其志者蓋當蕭曹畫一清淨之後而文帝免租勸農之詔又拳拳然也若黃霸治

潁川龔遂治渤海朱邑治桐鄉召父治南陽亦當霍光因循守職之後而宣帝增秩賜金之令又拳拳也不然則仲舒相江都其居官愛民豈不逮於吳文龔黃哉以當時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弊姦軌不禁雖有循良之政亦無所於施也矣惟守官在我不必其官之尊愛民在我不必其民之裕則庶幾乎君子長者之道也此亦宣之之心也蔣君曰

然是可以爲宣之贈遂書之

送舒天祥通判邵武序

舒君天祥初授蘇州通判以蘇之民雅馴而困於賦至之日謀於守於賦則爲之先後期惟取必於集事而不追咎其慢也於訟獄聽斷肯啣啣語若家人父子之聚惟欲得其情而不厲威罰以汨其真也是以不逾年而民和公私逋負亦莫不集而不見其敲榜桁楊之施瘠瘠也俄以部者怒其守使之驗治無所構遂遷怒以考中之曰守有餘而才不足

梓溪外集

○卷之三

十五

是以舊章當得調矣吏部果調判邵武然則率由舊章其道固如是哉夫邵武僻在閩西北隅唯一道巉巖出山谷中號杉關西通建昌亦販夫老樵之徑也視蘇爲往來七省之路蓋無迎送之勞矣蘇之賦三百餘萬雖閩之八郡不能當其四之一若邵武下郡又不能當其崇明之一邑也蓋無催科之苦矣然則才之不足於蘇者果可以判邵武也哉但聞之有職於郡者凡以爲民也迎送爲候迂

之守催科有貢賦之常非治民者之所當盡
心也邵武之民性則鍾於崇山激湍頑而無
辯朴略而野可道之以政而不可迫之以刑
也况其武衛之卒狼而戾噐噐鼓譟習於爲
不義一旦不飽則執戈前鋒以視其長上而
不憚殊不可以紀律用也視蘇之民雅馴易
治不啻十倍不知才之不足於蘇者果可以
判邵武乎天祥此調若曰掌銓者亦必知其
故矣則明明典章無勸懲人者苟名懲而實
勸之吾於是益懼人心之叵測而覺末世仕
宦之難矣天祥且行其姻詹汝約輩要予贈
之予以天祥氏出懷王閱吾譜有族誼也烏
得辭况知其所養惜未得所施今見其所守
喜其不爲所阻則又烏能已於言邪詩曰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其慎所好惡哉

送王二守體元考最還徽序

志云徽州地褊甌駱俗多豪健其號稱難治
久矣比者生齒盛而常產莫能給賦稅厚而

儉年無所宥權大魁登要官持公論庇邪人以繩其守土者又倍於疇曩則徽之難治謂非其守之難哉上焉有所承下焉必有以致之可否叅酌有掣肘焉於其內是二其守者爲尤難也蓋徽直隸府也非若外府之有布按監司又治在崇山之間巡撫部使之節間歲而或至故雖號稱難治而其休戚操縱之柄風俗轉移之機在守者惟不爲也孰或撓焉守則不賢爲之二者始見其難矣民無常

產也工商乃行貨於他方吾欲輯之烏得而輯之歛當饑年也農夫必轉死於溝壑吾欲活之烏得而活之士夫以其鄉之利害告也亦惟司命之賴吾欲興廢之烏得而興廢之義堅而或以爲固仁發而或以爲迂謀詢而或以爲誣寅同而或以爲詭二守之政吾見其難成矣茲王君體元三載考績而得最干吏部則僭數萬之通賦清數千之逋戎平數年之奸寇固惟王君之賢也不攷其才不忌

其歎不拂其爲使王君處難治之地得以如
庖丁解牛恢恢乎遊刃於枝經肯綮者其守
之賢亦豈可泯哉體元還任其鄉大夫士榮
其考得最也欲贈之言予因獎其賢以爲徽
民來蘇之望云

送符宜臣通判韶州序

符君宜臣蚤以舉業中式于鄉復以能詩聞
于時夫詩則今之爲舉業者不能兼也符君
兼之則其才可睹矣君凡七上春官不第豈

其舉業之罪哉茲謁選得通判韶州蓋次銓
也而臧司詰盜又勞役也其諸所負荷如是
則必不樂亦必厭然不慷慨復論世事君則
以爲才不逮乃先祖父伯叔其始仕也或七
品或八品今初試遂得六品郡佐則甚榮其
慷慨論世事則猶管也則其識可睹矣管者
鄭絰能詩亦間出衛風戲謔以致託諷及拜
相制下嘆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
讓不聽立朝侃侃然三月遂引疾致仕史臣

不啻因其白言乃嘗之曰柙豚臙拒羆牙趣
亡而已夫今之人孰肯自不足而愧于高官
且固讓哉鄭五自知若此其過人遠矣疑僖
昭之時雖慎釋相當無出蔡之右者使遭貞
觀開元之君而輔之亦豈不爲杜姚名宰相
哉其休休無枝之誠耿耿閔世之忠或者不
當以唐人尚論也觀其刺廬州時黃巢掠淮
南州甚恐蔡移一檄而巢遂歛兵廬恃以完
至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不持去後宅盜

梓溪外集

○卷之三

十九

掠州終不犯鄭使君錢此其清德重望爲何
如哉符君能詩而不以爲才官不當其才而
不以爲屈茲而加人數等矣第未嘗盡叩君
求四詩之所以將律呂是諧而金石絲竹之
是審中和是本而元聲至容之是道則雖以
化成斯世作興君子可也矧消盜賊之邪心
哉符君行其同年友人李君宣之輩咸贈之
詩屬予爲之序

送張豫節推汝寧府序

同年張豫卿拜汝寧推官來別予曰茲有理
刑之責也懼不得其情焉予曰刑賞者古今
治亂之端也賞之濫雖啟僭逆而於國家之
命脉天地之元氣無損也刑而濫焉則殺人
非其罪怨讟興矣其或淫怒焉以逞小者汚
其宮大者赤其族禍敗雖未必應然于陰陽
召水旱國家命脉亦隨以促矣是以我祖
宗慎之有大賞則惟議於禮部而已有大刑
則刑部既訊之都察院又訊之大理寺又訊
之必求其生而不得乃置也其諸在外者訊
於按察官而決於御史則皆法家亦足矣然
必先之以推官者以爲近於民易得其情耳
君其首念

祖宗設官之意乎哉則太和之治必於是乎起
也雖然推官近於民固易得其情也情入於
法法有不應乎禮者君於是乎亦有權耶先
王之罰不及嗣也今之犯於遷徙謫戍者數
世而未宥使君不忍及此能故出之耶先王

之刑次大辟者宮也今之法男女穢瀆者非有名義則從杖而已初不計其冒姓易宗之禍穢驅人於鳥獸也使君深惡及此能故人
之耶故情入於法未可以遽刑法應乎禮不顧而斃之可也魯孔子論齊之以刑不若以禮蓋致審夫情與法矣汝寧無聞訟之風古傳淫靡之俗今亦變也我惟矜恕而民寧有深情之獄哉况君有懼心司刑之事過半矣豫卿曰惠我矣明日行

送周濟之改推惠州府序

予當時同經之會麗澤之友在南雍者二十餘人茲十有五年而端卿平甫則左遷矣武之幼和用中民望全之則物故矣致行沉於學官而餘則悉外補矣今在朝者惟予與鵠舉麗卿三人予復荒陋多病不能常從二君子後升沉聚散良可慨矣濟之則式之弟也亦補外爲福州推官民方懷之乃以憂去茲復起推惠州其壯烈之志猶夫魯也謂予

曰夫天之立君爲民君之立官亦奉天以爲
民也今之官不爲民若以爲已取富貴耳某
將何所適從乎予曰何謂濟之曰如以三者
言之樂因循而重改作者予以爲深國家之
禍莫斯爲甚時則以爲停當停當者必獲重
位畏干繫而巧推避者予以爲滋文案之弊
莫斯爲甚時則以爲有處有處者必得要職
觀意向而善逢迎者予以爲枉是非之實莫
斯爲甚時則以爲能事能事者必得驟遷某

茲行而欲反是也則位卑力薄恐福未及於
民而禍先加於身矣果將何所適從乎予曰
是亦世數也人其如之何哉君亦從事於學
焉耳矣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學之謂也非
向來舉業程文之藝之謂也苟好善惡惡不
得其正喜怒哀樂不中其節則物不格矣物
不格則知不至謂之意誠心正爲明德之學
難矣明德未明而欲新民難矣民且未新而
從恃血氣之強聰明之盛以集事於刀筆

篋之間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曰此吾之才
侈然以傲上曰吾不敢樂因循也吾不敢巧
推避也吾不敢善逢迎也芬亦不敢斷其人
之賢不肖矣濟之曰謂何曰重改作畏干繫
觀意向是三者有是非焉自非明德君子亦
烏判其似非似是也哉君必達此而予猶以
言者朋友之義也論語曰朋友切切偲偲君
其謂何

送樊君曰式守徐州序

鄉同年得外選誼有贈言曰式領徐州守諸
同年之祖餞者以贈言委予予惟徐州之地
方千餘里無所與屬而隸於京師此固賢能
者之利器而可用以自表見况以樊君博達
之學精練之才當之哉但今之徐州非古之
徐州矣古諸侯臣妾乎境內已則徐非要衝
也今海內維一徐實南北水陸之會故徐之
民困於力役無所與告日夜望之於新守之
仁比又益以貴近上供之舟權豪監筴之舟

浮屠迎佛之舟連艘塞洪則締紳義民之朝
貢者不得已而從陸刺篙牽纜挽車之徒動
以千計莫不取具於徐也而且有所誅求焉
君今當之其情於民我則爲天子司牧者也
力不可以不寬也則君之謗與官始也其不
情於民而送往迎來以求免吾謗也則豐沛
之子弟素自豪傑嘗跳於法令之外以爲生
矣君子慮其及此乎雖然君南昌人也以所
見於南昌者慮之則徐無難爲也徐民之困

困於力南昌之民則力與財俱困也蓋南昌
有貴戚焉而徐則無南昌有近私之撓焉而
徐則無南昌有藩臬分道好惡之不一而守
或掣肘焉而徐則無故爲南昌之守者爲居
者苦爲徐州之守者爲行者苦然行者有時
息而居假名器以戕吾民使吾之仁無所於
施故徐民之困止於怨且怒南昌之民則離
散於閩廣楚蜀者什三四矣吾爲鄉國之憂

予知慮南昌孰矣以爲南昌慮者移之徐蓋

關且在我也吾見徐之困避矣若夫區區
應則禮以遇之誠以動之吾之仁固無妨也
徐雖大且劇其足以盡君哉

送劉宗一宰南平序

劉子爲南平宰使門人問焉予曰劉子里乎
勞乎懼乎曰惟宰弗堪之懼予曰先王之命
官也佐王以總六官之治者謂之大宰小宰
佐王后以總六官之治者謂之內宰總都家
之治者惟謂之宰今劉子之任是也至孔子

修春秋大宰小宰亦惟謂之宰是使相天下
者儕其名於一邑之長豈固紊名實哉蓋以
其道同也經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不可見
哉况六典之建必從其長則宰一邑者固無
異於宰天下者矣由是言之宜劉子之禔哉
今之從政者或卑此官而不屑爲不知官者
也或勞此官而不肯爲不知仁者也夫官以
行道也朝吾行而暮及於民惟宰爲然况有
所尊者存邪仁者先難而後獲也宰一邑者

莫急於子民而簿書期會近有承於守遠有
制於監司信勞矣然割繁理劇吾之才於此
乎熟舍垢藏疾吾之度於此乎弘守方食廉
吾之聖於此乎養不有所逸者存邪劉子與
二三子論道有年宜其知此官之不卑又官
於郡城習羣有司之奔走宜其知此行之不
勞而復有懼心焉南平得賢宰矣於是陳生
孫生周生拜手曰可復吾師矣遂以告劉子

劉子行

梓溪外集

卷之三

三六

送潞州貳守劉君考績還任序

今外官可以階太平之治者守令莫重焉守
令實司民命政善則民安故三載考績而政
有成則遷秩焉以勸以率

朝廷用人之機微矣三載考績而政有成不遷
秩焉而或遲之以三考者府州貳守則然其
貳令者有不及期而得考矣績同而遷否不
同設法之意豈不以守令之於職也專爲之
貳者仰成奉可事半而功亦與之齊且俾以

就緒之政爲方來者告邪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夫三年而政有成孔子事也過化存神烏可責今之守令哉數易之弊方深吾未見守令之政孰成也吾邦人劉達可以四詩克貢受知銓曹歲癸酉得選潞州貳守君有才識負奇氣導大窾批大郤守且恃之無恐是豈奉可者耶乙亥之部邊儲戰守是賴丙子之部

宮室料價營建是濟無惡於上無怨於下是豈

仰成者耶且聞六縣之民莫不安君是君之政有以安之守不容於專矣今考績至部宜不必三考而得遷此則君之所常往來者之望時俗所謂政有成而要秩於上者君其亦有動於中乎予惟君所事事與所有事亦共位耳苟誠意直心協恭州長舉潞而甄陶之去驕悍之習以回醇古風使士必力學農必力耕父父子兄兄弟弟益然藏王道於四百里內雖遲之十年未必有成也君還任其

以斯言告汝長相與和衷無幸遷秩以去滁之劇焉則君之政成矣余重同年黃君子忠之請故破時俗之論告之達可當不以爲迂也

送陳天瑞知滁州序

比重內選故進士往往以名第取必吏部惟恐領州縣之繁也陳天瑞選次第四乃得滁州同年以爲請然又榮其首得大夫之秩也以問余而質之余弗讓而對曰諸君知滁之爲勢乎知吏部之用陳君乎夫

梓溪外集

卷之二

三

南京爲根本重地而滁猶附枝且有四援之勢非散地也陳君邃於易聞于未舉進士之年其因時立政必不負所學矣吏部之用豈徒然哉今天下文治之極武略不競

天子恐其遂趨於弱也乃秋九月狩懷來巡宣大以懲將驕以飭卒惰以收宣北遺衆

警蹕之駐久矣左右無忠智拂士外寧內憂之戒曷所於聞萬一有內憂焉則齊魯晉燕趙梁

魏荆湖豫章之師有不爭趨

南京以就東南財賦者乎方是之時乃知滁非散地也淮揚或不足以遏齊魯之師而滁足以衝其腹徐州或不足以塞燕趙之師而滁足以頓其鋒鳳陽或不足以角梁魏之師而滁足以倚其下和州或不足以承荆湖豫章之舟師而滁足以壓其上是滁有四援之勢而爲根本之附枝也明矣吏部之用陳君蓋亦有見乎天下之勢而爲先事之慮也以爲

粹溪外集

卷之三

三九

施豈弟以萃滁民雖微陳君未必無其人也用其得之易者以應乎時則除戎噐戒不虞以善萃滁民苟微陳君未必有其人也不然則滁州古稱其地幽僻其俗安閒而我

祖宗朝顧擾以牧馬襍以戎伍特置寺衛於其治何邪正有見乎天下之勢而制變於無形耳同年皆曰子其嘗權天下之勢量天下之才者也茲陳君之所以不得內選反得大夫之秩也耶遂以告陳君陳君去

送高君文中之濱州序

濱爲州蓋方五百里屬邑三而皆濱水澤故
曰濱州夫方五百里而且有屬附則爲地大
矣爲之守者所臨有百官有庶民蓋備君道
焉則爲位尊矣處復濱海則工商之通魚鹽
之利可以助農而消水旱螟蝗之災無慮於
時矣管子有言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蓋患無
其地也管子又言位者賢才之利器蓋患無
其位也管子又言災害並至雖有善者無如

梓溪外集

卷之三

三

之何蓋患不得其時也今有其地而且大有
其位而且尊無慮于時而備自足使有道者
處之尚何道之不得施於民而報稱明主也
哉吾同年高君文中有道之士也屢失志於
春官茲謁選吏部得守是州同年例有贈言
其同鄉程公敏輩又爲之請予告之以此以
見文中爲得志可以行其道也諸君難之曰
子言守濱州行道易易若此按濱齊壤也以

齊之全有牧伯之命自太公用之以管

仲用之以強國是後無有聞者世降日下民
自爲生農困於徵科商困於關市始而困中
而流離終而盜賊雖有王道之施監司部使
且掣之肘使不得遂也况自春秋時仲尼已
云齊一變但可至於魯邪予曰不然仲尼之
論撥亂之意也當時周禮盡廢獨魯之所守
猶有存者齊雖霸烈之餘而內政管晏諸書
要皆以行其權謀奢僭之私耳故仲尼欲以
漸反正如此若今之時則不然

聖祖之典至詳至備舉而措之則永樂宣德之
治乃明效也苟本之以儒術行之以公信雖
爲天下無他道矧方五百里之地所以孚和
其人旁洽其化豈復有他道哉諸君曰信哉
敬典之爲官常也雖仲尼爲政亦無以加於
周典矣高君盍行乎哉

送張佑之節推實慶序

理刑之官以推名則爲是官者不可以不深
長思也推我之恩歟則民之生者衆矣然恐

流於姑息姑息則害政推民之情歟則法之
坐者鮮矣然恐流於干譽干譽則違道夫害
政違道則民之禍且深矣是豈

朝廷爲民立官之意哉然則將推古人制刑之
意歟則末世民僞之滋人則有辭可執爲人
上者惔惔然日與夫人爭曲論非而思以加
之罪名則息爭實且致訟矣夫致訟自己或
曰民之頑健訟也而致愒忿焉則民之禍日
深矣古人制刑之意豈端若是哉是故推古
制刑之意日期于無刑則民之情亦可推矣
推民之情曰上失其道則我之恩亦可推矣
推我之恩必自鰥寡孺獨懦不立者始則
朝廷爲民立官之意爲不孤矣夫然後有不孝
之刑焉有不弟之刑焉有不姻之刑焉有不
睦之刑焉有不任之刑焉有不恤之刑焉而
又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信之以賞罰則
民懷明德自然無訟古人名官制刑之意亦
不孤矣吾友無錫張君佑以其素所抱負六

上春官而不第乃謁選吏部得爲寶慶推官
因告行於予予知君之爲學務實也其爲仕
豈易而務名哉故贈之言若此亦柳柳州守
道不如守官之意也

送姚天章知睢寧序

睢寧令姚君行張生齊生來曰睢寧何如縣
也曰其地濱河其處要其土墳墟駢剛其風
俗君子善柔其小人野而悍怠耕作其產微
其士不知所當學則師帥之過也然則爲令

當何如曰振其教易其俗驅民就農而示之
利禁麩葉之糜穀者必誅節送迎以休人之
力如此而已矣張生曰今有獄訟之聽錢穀
之稽甲兵之飭監司州郡簿書之期會方且
日不暇給又安能及於教哉且菴之徐淮之
壤方饑殍骸狼籍途之人爭啖之若委積其
聚族而未離散者相對號泣易子而食近又
菴之徐州之境有決性命之情嘯聚而爲盜
者矣睢寧固淮之屬也勢旣若此雖有教亦

安所於施哉曰夫令親民之官也大學論親
民必始於明德明德之要誠意而已矣予所
謂教者亦豈求諸人哉苟爲令者知所以親
民而必誠意以處人貧者有所賑而富者以
安賢而能者以禮賓賓之其不肖者必涵育
薰陶使底於成也不幸而遇扎荒凶瘡之當
恤也惟吾之所可爲則傾倉以爲鋪倒庫以
爲用而不敢嫌告糴於隣境請粟于京師而
不敢避其誠若此則強者必不忍於嘯聚弱
者必不忍於離散依然若赤子之於母矣
今也救荒之議入秋已杳而救荒之策過冬
乃決茲復何時而救荒之人尚未至其地也
然則民之離散而不相保嘯聚而無復顧慮
者固其所哉張生高生曰吾友姚天章今睢
寧且戒行也願以此言告之

送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冒見素林公歸老序

今皇帝以藩王來嗣大統安車就道天下翕然
歸之蓋顧命大臣以

先皇帝遺詔將事故幾於揖遜之盛也銳意太平篤任忠貞四三月間天下回風欣欣然堯舜之治者是果誰爲之哉于時耆德宿望之臣在林下者莫不召用而諸公亦欣欣然堯舜之逢不肯自己如鵝湖費公則自江西至幸庵彭公則自陝西至菊庄陶公則自山西至九峯孫公則自湖廣至而見素林公則自福建至夫以四三月間易亂爲治使天下回風人欣欣然真若在堯舜之世而將親見其道之行者是果誰爲之哉

梓溪外集

○卷之三

三十五

君德清明用儒術之效也芬嘗讀家語諸書言孔子得政三月魯國大治又曰魯其彰彰矣若

今皇帝蒞政之初四三月間非所謂大治哉非所謂彰彰矣哉于時又有德業遠期引疾于家者廉靜自守淹滯于外者忠義見忤擯斥于野者亦莫不登崇簡拔特寵異之一時之間野無遺賢竊以爲堯舜之盛未能或之先

也是故天道惡盈羣邪忿嫉典禮譏毀此其私

濟惡二三師臣方以

聖學貴在黽勉供事而見素林公竟以老請遂其去歸人有言公之出處將卜世之興衰者芬以爲不然何也方

孝宗之明而公且不能一日安其身於

朝廷之上爲此言者豈足以慰留在位以定天下之治哉亦豈足以取信吾

君以塞羣邪之口哉蓋公之所爲出處者道也

梓溪外集

卷之三

三十六

所以爲公之出處者數也隨數之窮通所值而不失其道焉此公之完名高節所以爲

國家第一流人物也抑公生閩南南山吐氣如

雲之昇于天滄海噴潮如雷之出於地芬嘗

在閩舶倚朝旭薄虛空而睇視之以爲天下

偉觀莫有勝焉者然雲雷之會在易爲屯屯

維朝坤爲物生而未遂之象也公每一出其

舉動足以聳天下之觀直若得乎山海之勝

也而道終不得大試盡用其一雲雷遘屯之

象歟故曰所以爲公之出處者數也公去凡
官于朝而慕嚮公者咸欲有贈言而柯君奇
微兄弟尤久于公之門若不能恒別以芬亦
篤信公之道者屬爲之序

送涂夢卜知新昌序

予同年進士之再選也宰縣者四人梁東之
宰常熟富縣也馬直卿宰雄縣劇縣也胡汝
愚宰東陽僻縣也涂夢卜宰新昌人謂曰是
有四族大且強以獄爲市風譟境內令或爲

持之嚚訟縣也夢卜懼以告予予曰人以是
視三縣爲難治乎蓋不知難易之勢也夫富
不如常熟則無凶歲催科之怨當路誅求之
謗矣劇不如雄縣則貴豪之請託往來之迎
送不吾撓矣僻不如東陽則民有文而易化
我有善而易揚矣是三縣之易治豈得如新
昌哉苟以四族之頑亦或不中子弟也我聞
之衣冠卿大夫四族爲不少矣豈樂爲嚚訟
以播於京師以聞於官府以自滅其家哉必

管之爲令者有以致其頑乃不自反而爲此
惡聲加之圖假手於後來者爲之仇也噫是
豈父母斯民之心哉且子以是爲懼則子之
學予嘗望之用天下也天下非一縣之積而
况於四族乎不仁不義我必化之殊氣異習
我必一之遐陬異類我必馴之新昌之不類
豈若是哉况謂夫四族之頑則一縣之編籍
亦衆矣予特患子無父母之心也使惠之所
治者千百人則威之所制者亦數千人耳譬
之嚴鞭撻於家也禮素明愛素孚雖不中子
弟惡有憤其主而曩焉以怒哉子惟不以先
入之言致疑懼於四族以予之言而盡父母
斯民之道焉則新昌自此稱易治矣越三年
而報政彼三子者未必能先之也

送劉汝翼知吳縣序

汝翼往治吳同鄉榜士官于朝合餞之既獻
酬汝翼請曰諸君以三爵示輔宜哉古之燕
者曰示我周行某與諸君同聞于鹿鳴之會

則今猶古也豈可私此惠哉於是汪君汝礪
郭君正學王君質夫作而曰用法貴平法平
則民知所遷善遠罪矣夏君子中王君一所
作而曰管夫子過武城首聞子羽之行則取
人固所以風百姓而成絃歌之治也能君說
之作而曰易稱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况居民上者以言令人乎余君伯獻
黃君子忠作而曰民之所欲所惡惟勤咨訪
罔或違之周君原德作而曰今士習可憂學

校必有以振之也萬君汝信作而曰民有禮
則易化汝翼再拜昌言亦次及予曰而况有
南都麗澤之雅乎予曰羣言皆底績之言也
其試勿惑夫汝礪質夫爲刑曹正學爲大理
故曰在平法于中一所爲銓曹故曰在得人
說之爲諫議故曰在審言伯獻子忠爲行人
故曰在咨訪原德爲冑監故曰在興學汝信
爲儀曹故曰在執禮予迂腐所職又史事無
能爲汝翼惠也其別羣言之先後以適於吳

乎予聞吳因富饒之名比以上之謀求而民
用困矣其風俗壞矣■二輕俊自成化迄今
君子矜富貴小人弃廉恥父子相譴而師友
相媮其大德之間或踰矣鄉士大夫亦有方
正沉著力矯之而卒不能者何耶蓋風俗變
而之惡也由上之弗禁其欲反而之善也必
動之以義禮而賞罰行焉可也君之是行也
首執禮次得人次興學次平法則民俗可厚
矣首審言次咨訪亦參之以平法焉則民生

梓溪外集

卷之三

四

可厚矣厚哉厚哉惟吳之適哉諸君曰然可
書以贈

送司諫劉振廷出判廣德州序

言官得罪豈後世之事耶舜之命禹曰惟口
出好興戎則言之繫乎禍福自古然矣舜惟
知言之繫乎禍福也又知保治之決不可無
言官也故命龍之詞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
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嗚呼
舜爲言官慮深矣夫讒說殄行人主知而族

之乃使言官以其命揚之於廷而暴之于天下則其惡旣不得容而言官亦有所恃奉而言之無恐雖巧令壬人豈得以眩是非亂黑白而反致其罪耶在舜之時已爲言官慮若此然則言官得罪豈後世之事耶後世有讒說殄行人主不知也惟言官顧其職而發之是以其言可信可疑而巧令壬人得以眩是非亂黑白而反致其罪也苟是非眩黑白亂且將得罪人主矣嗚呼人豈有志於經世者

肯姑試一節以取罪人主哉孔子曰君哉姪也意蓋廣矣今之足稱讒說殄行震驚天下者權臣也倖臣也宦臣也是皆言官之敵而人主不知也言官苟顧其職而發之未有不得罪而擯黜戮辱者也是故權臣之惡言官也在我朝或陰中傷之或諷使人誣之或以文羅織之而因試其機弇其類蓋常相續於位不特于言官然也倖臣則逢人主喜怒之

偏以螫其毒其禍叵測在我朝若張典馬

錢寧之類是也宦臣之陷害忠賢杜塞諍口
漢唐諸君嘗以社稷試其術矣然卒不悟者
以其眩是非亂黑白已之所惡者使人主亦
必惡而怒焉是以人主徃徃爲之分謗在我
朝若王振曹吉祥劉瑾畢真之徒苟非天錫
祖宗靈長之祚其禍豈特在言官哉崇仁劉振
廷者剛大之氣孤潔之行性理淵源之學也
始以進士宰慈利政卓異去之日民若失乳
母

今上卽位拔爲給事中蓋言官也風采凜凜固
大行其道乃以論宦臣禱祠事爲亂

聖德耗國用黜判廣德愴哉與振廷同年而官
於朝者九人咸欲贈之且曰千歲必反古之
常也今其時則世道之機亦有應之者乎芬
曰然天不忘時是可以爲振廷贈

送林貞孚歸省序

詩曰有物有則貞孚之行也有三則焉嚴君
命一也嚴父命二也嚴友分三也聞之貞孚

之歸也以病得命茲病少差乃戒行嚴君命也世豈有怠君命而可以爲臣者哉聞之嗚呼之母太淑人以官于朝者率六七年一歸省易睽難合茲不能釋而大叅翁以義割焉乃得行嚴父命也世豈有慢父命而可以爲子者哉聞之其徒有曰車駕未還可以偷安者亦有曰君逸臣勞禮也君勞臣死義也謀子以身而不以禮若義非夫也乃果行嚴友分也世豈有忽友分而可以爲人者哉嚴君命忠也嚴父命孝也嚴友分仁也忠以成臣孝以成子仁以成人夫是之謂三則貞孚亦善行哉雖然忠所以立身也孝所以立德也仁所以立道也道立則德立德立則身立然則友分其多也夫芬入閩得友人相勉以道者四五人貞孚一人茲果貞孚之行以道者四五人芬亦一人君子曰於是乎有朋友之交也

道非豫樟也豫樟生亦必百年而後出地道之興喪豈易易哉是故其興也非一朝必數千百年其喪也非一朝必數千百年自伏羲至於孔子其間非無亂道者要之皆道興之日也觀之十五國風則婦人女子之言至今爲經而左傳國語所記雖僕隸厮役莫不能說究王禮義以自守此非道興之實哉自戰興至於宋其間亦非無明道者要之皆道喪之日也觀之十七史所載上無禮下無學彝

倫攸斃夷狄蠻貊其間稱英君爲名臣者治心檢身律人或迨於二代胥史此非道喪之實哉濂溪之聖足以繼義孔然不能興道何邪不在王公之位也是故五百年而聖人出則道有繼也未必興也道之興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非聖人迭居天子之位不可也况有其期耶故自伏羲至於孔子則道將喪也雖孔子不能興自孔子至于周子道方喪也周子又烏能興哉今道之興尚未有期也

吾同年蔡君希淵欲以一登授興之則亦未
之思耳雖然有契之位之時有益穆臯陶之
師之讓則人未始不爲天道亦未始不可與
也今無一焉而果心信志是以其去幾於不
能潔也蔡君去同年陳君勗劉實夫廖師賢
郭澂卿同游林貞孚咸不能別而贈之言蓋
有意乎斯道也芬曰無寧使道在世而不在
我希淵曰然遂別

送鄭啟範北上序

梓溪外集

卷之三

四十五

鄭君將赴

闕來別予坐移日歷舉其鄉先

喆人忠孝廉節剛健直方之德曰吾之師亦

於是乎在且曰近日名士大夫或黨陸而伐

朱使吾不知所是言若賊者予以鄭君旣學

古而師道復近取師于鄉先喆人其識趣可

尚矣而朱陸之辨學術之大者乃告之曰今

之才智之士欲飾虛聲鼓後進則惟尊德性

之說可掩覆也若謂道問學則必窮天地之

高厚參百王之憲章極禮樂之中而語鬼神

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
蓋有不可僞爲者矣故黨陸者非爲道也竊
其一節以欺人也異朱者非爲道也未見朱
之大全也啟範曰信哉言雖然自二家門人
已不相能必有所同異也曰其稟賦異其入
道不能以不異其識趣同其至道不能以不
同朱不容議矣觀陸與趙生論講明踐履之
書是豈偏於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者哉然
則二子班乎曰濂溪立德可繼乎聖其立言

可列乎經陸子以爲穆陳之徒而詆無極爲
老莊之說則知德知言兩失之矣或者謂其
高明過於晦翁豈其然哉啟範欣起曰然遂
別明曰廖君師賢郭君澂卿曰亦有所別鄭
子哉予曰識趣者學術偏正之本也學術者
人材純駁之本也人材者治道隆污之本也
予見其識趣之高與予論學術亦切時弊俾
守一官於 國家其無負哉廖君自仁哉言

送潘叔愚知豐城序

天台潘君叔愚以進士出知豐城縣事縣之
謁選于部者李君璞李邦秀王公度輩來謂
予曰吾縣在江西雖與南昌臨川安福號名
四大今則民之困猶南昌士之盛不及安福
俗之諺幸自詭於臨川其所謂厚民生振士
氣而益善其俗實潘侯是賴執事其代吾人
以告之乎予非通世務者其何能以是與潘
君上下其論議哉顧以日繫天時人事之不

可曉者五事爲諸君言之庶亦可告潘君也
夫豐城爲南昌屬縣兵亂之後水旱蝗虫疫
癘略無虛歲民之轉徙死亡在窮鄉下里蓋
有蕭然爲狐兔蛇虺之傷者若以爲陽九百
六之會人禍宜爾則又 今上中興錫祚皇
明之世此不可曉者一也南昌稅糧科則以
當時無首義犒征漢之師者故視江南諸縣
爲獨厚然皆須農焉出也近者災傷賑卹輒
及於市井隸卒之流隴斷商賈之家而耕夫

蠲租免稅之詔深意憫農上下復雷同廢之此不可曉者二也水利之興以爲農也近乃堰文昌以申風水之說壅塗貢之橫流以圖必不可成之功耗斲侵漁動以千計民勞而且怨矣至於陂蕩之濬隄防之築直切利農之事略不究心此不可曉者三也綱運以足國供貢之義也故時或重災亦不逞恤夫何民方傾困倒廩以求雞犬一夕之寧而部

使者輒復坐縣廳勤敲榜利歸於溪壑而置之姑息此不可曉者四也養軍以衛民也以不得擅調而籍民以爲機兵則亦已矣近者地方有警復召鄉兵或父子兄弟之竭作而責以死命所謂機兵者徒以環衛官長且資迎送之觀美此不可曉者五也予聞潘君抱博古之學經世之志固有大行之日茲行也雖牛刀小試若此類者其亦肯慮否耶苟豐城之民安亦可以爲旁州例也諸君既有鄉

國之憂其以此告之可乎諸君曰是在濬
也願次第之爲序以贈
送陳天游大叅進賀

萬壽聖節表序

正德庚辰歲福建大叅政陳君祐卿奉表如
京師賀 聖壽者修古慶禮也三司卿大夫
頤齋高君帥衆贈言而使芬爲之序予以遙
馳三祝蓋萃億萬斯人之誠以致之其事莫
大焉者又以臣奉君所以用敬視禘嘗之齊

梓溪外集

卷之三

四九

益嚴其任莫艱焉者非陳君蹈道執禮之素
曷足以稱是行哉但事雖大苟處夫常無大
任雖艱苟循夫理無難若比年北方有警丁
丑 聖旦 駕在宣府戊寅 聖旦 駕在

大同己卯 聖旦又以南方有警 駕在臨

清是則事之疑於變而不可以理論者使陳
君當之雖有如齊之敬何所於用雖萃億萬
斯人之誠何所於致哉今茲大江東西劓瘵

饑饉之遺民雖切

皇上勞來柎循之念然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宮闕之所在宗廟之所在社稷之所在陵寢之所在官正之所在典則之所在以聖慮之明遠安能久馬南土而忽之哉涼風清道駕還有望况是致誠用敬而祝願之者寔不惟參政一臣則

皇上固將有所大答天下之心矣陳君禮成之後承宴饗之恩膺鏤幣之賜豈徒曰是行之榮也念三歲之事則君臣相見蓋有非天而梓溪外集

卷之三

辛

莫之爲者其感激當何如哉感激之心切則忠愛之慮周其亦退而訪舊寮故交與論時務則長安之風景異於管者否乎廟堂之人物異於管者否乎又

皇上之所以萬壽無疆者在也以陳君之蹈道得無意於是乎哉

拱極瞻雲圖序

予嘗讀鴉羽陟岵之詩而閔忠臣孝子之心也身勞於王事而懷內顧之悲不知鬱陶

何時而能釋也又讀四牝將父將母之文
後知三代之上聖君賢相之用心也一遣使
之時卽探其情而代之言此上下之所以爲
泰而忠臣孝子之所由盛歎夫人情之發也
始則真久則變終則僞使當一念孝思之發
無以遂之則非有義禮以養其良知良能者
日改月化將必忘乎其親矣况爵祿入於其
中嗜慾參於其前雖剛大之氣弘毅之力亦
難乎其自克哉然後知大學之論絜矩惟以

使人莫不遂其分願爲平天下之要道真不
誣也雖然學之道亦由是也怵惕惻隱之念
一萌能遂擴而克之則純乎其仁可以聖也
可以賢也舉而措之可以安百姓而保四海
也苟不能然變而之於殘忍則犯上害倫其
情有不難者然則一念之發其幾亦嚴乎哉
吾友大理評事王君審言以久違其親而歸
寧莫遂乃作拱極瞻雲圖以示忠孝之志知
審言者因爲之詩歌壽乃翁媪予亦辱審言

之交也惜四牡之澤泯而其道僅見將順于
朋友之間絜矩之教微而其說徒見形容於
師生之際反觀慎獨而求道於躬行孝弟之
始者尤不多見也亦願審言以義理養其良
知良能而不以變焉則聖賢可爲而顯親者
固在是也壽親者亦在是也審言將不得爲
三代之忠臣孝子也哉

六之

廿長也

身道而

昔大不

王之間

六之間

六之間

梓溪文鈔外集卷之四

明舒

芬國裳甫著

孫

琛伯獻甫

璉李琰甫

輯

太祖固已書於

煥

曾孫有章無文甫錄

貞觀政要二書

裔孫忠謹魯直甫次

後學西甌趙秉忠性植甫較

臨川吳撫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較

沔陽蕭上達進卿甫訂

序二十九首

重刻貞觀政要序

我朝令 經筵講讀 東宮講學經史之外

引其彙萃而易知簡明而易見有大學衍義

貞觀政要二書焉衍義論兼經史

一

太祖固已書於

殿廡朝夕省覽而政要則惟

編校手閱而不持以進講者何耶比至

孝宗命重刊之於戲大宗之所以致治者盡在

是矣方立宗盛時開元之績吳兢此書之助

是矣方立宗盛時開元之績吳兢此書之助

是矣方立宗盛時開元之績吳兢此書之助

是矣方立宗盛時開元之績吳兢此書之助

是矣方立宗盛時開元之績吳兢此書之助

是矣方立宗盛時開元之績吳兢此書之助

是矣方立宗盛時開元之績吳兢此書之助

居多宜後世願治者有所取也然就有不足之意存焉其開卷載魏徵封倫之言著太宗之行仁義夫仁義徒欲行於人不知擴充以反求諸己謂能致成康之治吾未之信也大

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又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則帝王之治本於身焉太宗有湯武之質也其一時丞弼之臣如王魏房杜可謂相遇矣卒未有啟以仁義問學者何耶故史稱其致治之美予以爲令行禁止而已初不可成成康之化也是以我

梓溪外集

○卷之四

二

太祖書衍義而不書政要意亦微矣夫衍義明體之書也此書首事以太宗能從諫耳然魏徵直諫田舍翁卒不能忘則此書以示唐子孫可也後世豈可以盡信哉今日經筵有輔導之任者崇聖學以隆文明之治固自有道非唐臣不學之比矣若此書者亦可以盡疑而不用哉

道有顯晦文亦有顯晦哉言不文不傳道非
文不載然則言不載道亦無所謂顯晦也道
有夫子而六經之文顯則道之顯晦又不係
於世而存乎其人言果載道也得其人其文
豈不顯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是則六經之文至周而備
得夫子而益顯也明矣韓文若原性原道原
人實錄五箴送文暢諸序所謂仁義之人其
言藹如也不幾於道而可以左右六經哉然

在當時亦不甚顯李漢謂時人笑且排可知
矣宋興歐陽子始推尊之以配孟氏而其文
顯矣是後板刻徧于四方歲久磨剝恣意增
損之者至失其句簡如杭蜀徽蘇諸刻者不
少晚得大儒朱先生彙萃諸本而考訂之簡
之鎔者定句之漲者抉僞者剔字之上下徧
傍脫略謬誤者釐正精切詳盡若面呂黎而
受筆焉其諸正誤音釋諸本亦存之以備省
覽名之曰韓文考異自是韓之文如五星行

天應時順軌而飛流彗孛豈得以爲異於其間哉夫韓子之文雖不敢以並六經也而晦菴所傳則夫子之道焉故其觀書析理無毫釐之差解經疏傳莫不以已之心會聖賢之心于千百載之上無少異者豈獨考韓文之異哉宜韓文得之而益顯也內閣舊刻是本今百餘年慮復損壞元老三先生議重刻之又斯文之一顯也刻成卷帙皆仍舊命芬序其事芬固幸列名大儒之后不敢辭

梓溪外集

○卷之四

四

三山紀會錄序

古仁人立言之遠曠百世而不受知者屈子之離騷是也離騷自淮南而下說者數十家奚爲而不知邪屈子者知道者也離騷者訣絕而思傳道者也說者謂怨誹憂憤類以楚聲湘纍悲哀之辭視之豈知離騷者耶夫傳道之言在今日豈信於子思孟子邪屈子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與子思所論費隱同邪異邪又曰一氣孔神兮

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與孟子所
論夜氣同邪異邪且孟子而下士孰知王霸
之辨者屈子乃言曰管三后之純粹兮使非
真知乎道安能知王道之純粹邪又曰湯禹
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不差於乎嚴敬不忽
大中不差此兼內外該本末之言也非三后
之所爲純粹者邪蓋存社稷哀民艱躋王道
等伊呂屈子之心也而不得遂焉亦樂天而
安夫命矣雖離騷見志亦豈必其道傳於來

世邪或者見其有邑鬱大息流涕之字則謂
其憤怨見其有麾蛟駕龍發東津至西極之
辭則謂其嫉世逃虛是豈知屈子未嘗不豫
之誠邪歲正德己卯予以言事調司番舶偶
九日登烏石高處長嘯狐咏若將騁宇宙之
寥廓也同年平嵩知之携酒至俄而東岡越
坡浴陽皆携酒至且眺且詠若將觴我樂我
也竟此日十日再至四君則又各爲詩數首
屬三和且屬通錄所聯句爲一卷以紀清遊

予以斯遊于四君信樂矣若芬者方處孤遠
慮患之地人豈以爲樂邪管者屈子之樂人
以爲憂并與其道廢之矣非四君孰知予嘯
咏之樂邪雖然道苟在我則無往而不可樂
位苟在我則無往而不可憂一遊奚待哉詩
錄去思覽者視之騷也因敘屈子之仁先之
謝四君能知已也

武夷志序

閩自東漢始爲冠帶吏治之地則其中名山

梓溪外集

卷之四

六

固不得與嶽鎮齒矣然今稱武夷山者不帝

嶽鎮豈直以其峯巒之奇三十有六而溪流

于中者有九曲特殊異哉夫河發于火敦出

于崑崙亦九曲而入于中國則冀雍上游實

古聖帝哲王之所萃泰山鎮于東表則魯克

周禮齊肇霸業與夫孔孟顏曾之生實于其

地所貴乎山川之勝者謂不在于是哉武夷

始爲夷之巢穴中焉閉關遊方之人托以隱

處山之出雲氣雨下土以生百物者功旣不

溥溪沉澗淺亦不足以生蛟龍况其所盤礴
者僅若赤山之梁甫哉而所見稱于時者以
有文公之書院耳然則地靈則人固傑也人
傑則地益勝也譬之子雲之亭諸葛之廬至
今歸然而獨立曷嘗以山水哉是武夷之稱
有得於善元也審矣雖然子雲之有立得於
亭之清靜也諸葛之有王佐才得於廬之寧
靜也病翁繼體道統雖天之所授然觀夫隱
求行視棹歌諸作則舍瑟風雩之韻寄寓乎

存溪外集

卷之四

七

武夷之幽勝者亦豈淺淺也哉正德歲己卯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周君文儀既公移建寧
知府張君公瑞廓新書院置祀田擇晦翁之
裔以主之而兵備按察僉事蕭君必克復患
舊志荒誕移文公瑞屬鄉大夫之博雅者楊
君恒叔乾改脩之其峯巒幽勝贊哲題咏有
未詳者又命崇安教諭王鉉圖緝之編成二
守姜君慶貞將刻于木以書屬予序予以是
編也蕭君固非爲武夷山水設也

奕世清風錄序

監察御史常熟陳君原習以其封君復清先生及其祖清隱先生寔有陰德重於鄉評播於天下士大夫之口衆慶贊述積之成帙知府林君小泉題曰奕世清風錄茲謀於其弟國史檢討原大將刻之屬芬爲之序芬以二翁之德足以致譽要必有其實也小泉公暇訪府屬人物隱逸不遺豈徒以澄清天下望之御史哉序曰清天德也人能是德其學而

梓溪外集

○卷之四

八

至於聖者邪幽足以交神明明足以廉頑立懦夫豈易能者邪唐虞之時聖賢並生亦惟伯夷能具是德故舜命之以作秩宗非以其足以交神明邪是後千餘年所亦惟孤竹氏之子公信特據是德不受纖介物欲之汙至挈其國讓之而餓死不怨故後世亦以伯夷目之而孟子稱爲聖之清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以其廉頑立懦邪雖然此可學而至者也可謂伯夷之後世無其人邪夫天

德之清者一也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孔子
之呼曾參曰一以貫之周之語學聖曰一爲
要又發舜禹孔曾之蘊曰一者無欲也蓋學
能無欲以致一則所謂克己復禮天德在我
矣以道則直以行則危伯夷之得以清德稱
者要不外乎此也世之隱逸自好者疑未可
以語此然能制其情欲之感無求於世不溺
於俗則雖非問學真得蓋亦資質之近道者
不可以語清之次邪

梓溪外集

卷之四

九

成仁遺稿序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
嘯集一冊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
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夷
狄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
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
而各附于後總題曰成仁遺稿付書林余氏
刻之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

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
救敗存亡興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
山以勤王兵入衛卽議建四鎮以却大敵執
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
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
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
事旣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
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
以大過孔明而媿休臣靡者矣疊山得守信

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
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邪明年敵下安
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
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
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
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
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
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
廢也然則二先生之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

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爲先生多雖
然宋亡而文山幽于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
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豪
傑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
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邪
疊山匿於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
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至之燕
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櫛之於宋而今日交薦
之於元何耶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
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
宋之諸君亦何負於宰相也哉

康山忠臣廟志序

今之爲政者莫急於興頽俗欲興頽俗在於
正人心欲正人心在於勸名節欲勸名節在
於錄忠義忠義錄則名節勸矣名節勸則人
心正而頽俗興矣嗚呼風俗頽敗豈有如今
日者哉予同年餘于令馬君宗孔以縣有

山忠臣廟年久迹湮四方弗聞乃

勝錄建廟顛末列三十六臣本傳附本錄
臣孝子節婦及往來者吊古感懷之作以爲
志將刊行之請予序予按三十六臣爲韓成
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金昶昌文貴李志高
張雄徐公輔劉義陳弼丁普郎程國勝王咬
住姜潤后明王德常惟德遠德山汪清朱鼎
裴軫王鳳顯王喜先陳冲汪澤丁宇袁華鄭
興曹信史德勝翟世榮常德勝王理王仁皆
聖祖自將以征陳友諒戰死鄱湖者先是巡按

粹溪外集

卷之四

十一

唐君虞佐亦錄是并豫章城忠臣廟所祀被
友諒攻圍死守者趙德勝劉齊牛海龍李繼
先趙國旺許珪朱潛張子明趙天麟徐明張
德山夏茂成葉琛萬思誠十四臣本傳忠節
祠所祀死宸濠難者孫燧許達馬思聰黃宏
四臣事爲羣忠錄俾南昌府刊行之夫御史
錄一省事知縣錄一縣事要皆以正人心
興頹俗也夫但

聖祖方雲雷邁屯天命未屆乃有十四臣三十

六臣死戰死守以滅勁敵以定大業

先帝以八葉天子而社稷有變得死忠者乃惟
四臣且馬主事黃叅議猶奄奄非壯烈者何
哉嗚呼管

文帝靖難之名雖正然革除君臣之義自不能
忘其甘心焉死者方孝孺黃子澄齊泰練子
寧黃觀陳迪王叔英鐵鉉鄒公瑾魏公冕胡
閏郭任盧廻侯泰暴昭陳繼之張統景清卓
敬毛泰董鏞曾鳳韶高翔宋徵巨敬山茅太
梓溪外集

卷之四

十三

方王良胡子韶宋忠鄭恕陳彥回姚善周昇
修顏瓌高巍廖鏞葉惠周璿謝昇高不危
原質戴德燹張昂葛誠盧振龔太王省四十
七人當時議臣楊已遂私奸真黨孤死忠義
之意消沮略盡蓋亦深負

文皇正大天地之情矣陵夷至於宸濠之變則
合城勸進而人懷二心激烈死忠僅見孫許
然則風俗頹敗豈有如今日者哉芬銜恤草

土不暇論天下事昨承

新主恩命復職史官而馬君適有是請不覺感慨抉發幽潛然詞不敢不嚴而錄不敢不備嗚呼此論明則人心正而頹俗興矣

何椒丘文集序

椒丘文集凡三十四卷爲策府者三卷爲史論者五卷爲奏議者三卷爲序記銘碑詩賦書簡題跋者二十三卷故刑部尚書廣昌何文肅公之遺稿南京吏部侍郎圭峯羅先生之所校正於兵火之餘而僅存者嘉靖元年

梓溪外集

○卷之四

十四

壬午廣昌令余君宗器以邑有是集而不傳非所以著人文志成也因訪于公之子承鳳合公之謚議傳贊銘碑又爲一卷共三十五卷刻之刻完緘來請序夫易賁之辭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觀人文亦難矣故於觀之辭曰中正以觀天下然則欲觀我生無咎固當以人文而人文必貴於中正也余君是舉豈徒欲傳公之文哉夫公之文足以羽

翼聖經者其在周禮集註而贊襄

孝廟欽恤好生之德以成從欲之治者則問刑
條例一書公之論建居多是可謂中正者矣
若是集者雖公之餘事然觀策府之彙括必
要歸於聖賢之途視王欽若之所述蓋簡而
盡矣史論舉宋元四百年間之事而是非褒
貶之則扶植世教可與歐陽修五代史相頡
頏也及考元順帝爲宋瀛國之子而著天報
宋祖仁厚之意其慷慨之懷又直可與龍川
鐵崖相握手矧一集之中率皆平易明白典
雅莊敬之詞謂非中正之發而有是哉此公
之所爲不朽而余君欲以是觀一邑之人文
亦可以無咎矣芥生三十九年而未聞道尚
可以序公之文哉重違余公之請亦書此以
志刻集歲月耳

丁丑同年會錄增註序

同榜士謂之同年同年有會莫知所自始會
而序齒遂錄而刻之則自吾丁丑始也歲在
甲申楊君惟賢以御史巡東城得故刻洗剔

因以諸同年之生死隱顯屈伸增注之使人
一展閱間勃焉動其休戚相關之心而道德
之相期事功之相觀有不待言而喻者然則
惟賢是舉豈獨以敦同年之情哉夫會之義
大矣管禹會諸侯於塗山武王會諸侯於盟
津皆以定天下也故周公制時會之禮以發
四方之禁焉逮夷王廢覲而五禮亡則春秋
諸侯擅相盟會者仲尼猶譏之也爲進士而
遽爲會何邪我國家經世以進士爲重內

之爲館閣爲部寺外之爲方岳爲守令胥胥
焉出則猶夫周之孤卿大夫士公侯伯子男
而世道治忽賴焉者也故始仕而爲會豈獨
以敦同年之清哉蓋欲道德之相期事功之
相觀休戚之相關而心亦無不同也芬嘗以
爲杯酒談笑固有賢於束牲載書者若是會
也雖齊衛胥命莫之能過然則春秋復作亦
豈得而譏之哉夫會之時亦難矣三百五十
人今茲七年尚可以復會邪物故者三十有

二人致仕者十有一人罪謫而流落者若芬
與仲房景孚則蒙恩賜環而行伍之編荒裔
之竄者尚十有五人也矧在職者亦内外出
入之不齊邪雖然物故者命也若李崇德林
質夫李德卿裴伯修仵忠甫臧賢微楊東川
之死於諫則雖死猶生也致仕者義也若顏
惟喬王穉欽以直道而被幽黜王服周以奇
功而遭構陷王敷英以叫閹而干天威儲
麗中未及引年而倏然遠舉蓋有淵明若水

之風者則雖隱猶顯也罪謫而流落者固自
詒伊戚若曹仲禮史克弘閻尚友劉振廷季
明德陳良會林汝桓鄧士魯胡承之陳君輔
黃君俊母惟一輩雖言與世違則聖慈矜
宥行且知其悔悟而召用矣惟夫在職者似
可復會也然同朝百餘人且不得常常而見
之矧在外者邪芬觀是錄之增註而深有所
感創第不知嗣是十年而復增註之者誰邪
與其死生隱顯屈伸之判又當何如也杯酒

談笑使三百人會于一旦斷斷乎不可復矣
惟由是錄也所謂道德之相期事功之相勸
休戚之相關者其隨所遇而以意會也哉

刻吉水縣志序

編纂採述輯爲文難矣尚書春秋之簡帙得
聖人編採而遂作經不可見哉太倉周先生
克之少有文名登弘治乙丑進士授知莆田
縣事以憂歸正德庚午服除補吉水辛未政
成乃編採縣中事爲志未幾擢監察御史遂
持去不及刻行先生爲御史百餘日以言事
忤旨謫官蓋不徒有文名者矣今

梓溪外集

○卷之四

六

上卽位因召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明年壬午建
元嘉靖陞副使又專勅飭兵九江俄而七
有勇而食足而器除得留意文字乃由向之
志草十卷使來屬芬曰將刻之請序之夫作
志之意欲以定一邑之治而推之四方推之
天下先生自序盡之矣其起凡之精立例之
密去取斟酌詳略之當足稱作家則今湖廣

左布政使彭君景俊之序盡之矣予復何言哉且志猶史也後世之史則子長孟堅雅良志列封域山川形勝貢賦猶史記漢書之有地理河渠溝洫食貨也志列人物名宦猶史記漢書之有世家年表列傳也二子雖多編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西漢故事成書而非盡出其肺腑然世之論文者必曰兩漢論兩漢之文者必歸諸二子焉則是志也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詳略之當與夫先生自擬以漢之司空輿地圖而將以定治蓋亦文之蔚然者矣予復何言哉顧吉水爲縣將立百餘年而志之作有待於先生先生作志又十餘年始重臨茲省得督屬刻之莫非數也予得係一言于此亦豈偶然哉

順昌縣志序

志亦史也曰府縣志者別國史也或曰志者史之一非也志天文分野卽天文志也志祥異卽五行志也志疆域山川城池橋梁卽地

理志也志土田貢賦卽溝洫志也志列宦人物列女之類卽列傳志也志詞章卽藝文志也志選舉卽選舉志也而其大者志風俗之淳澆志戶口之增耗則君德世道之所關非本紀世家之流邪故作志者非有見於道而備作史之才未見志之善也曰前輩言經載道史載事雖作史於道何取邪曰道者事之本事者道之充未有不本於道而能善其事者故事卽道也史亦經也易詩書禮樂五帝

三王之史也春秋五霸之史也其事異則其文異而載道則無異也故志之作亦大矣苟有大其事而進之者則以

皇上之聰明睿知親天文祥異有不起敬畏者乎親山川城池有不思保守者乎親風俗戶口有不念治教者乎親列宦人物有不務親賢者乎親詞章藝文有不感九歌之勸皇極之敷言者乎故曰作志者非有見於道而備作史之才未見志之善也正德歲庚辰予奔

先君喪過顯昌其令馮欲進之甫來中儀而
谿漲不得去候復來慰因坐語曰予以政暇
得作志願一言寤之然今日未敢以請明年
五月果以典史杜君洪爲予鄉使械志來予
惟侯學純正而其材器固非百里治效所可
窺測是志乃其餘事然文理密察而略無所
苟非予所謂有見乎道者邪

守拙詩序

拙之義有二有出於性者詩傳言鳩拙不能

荇溪外集

卷之四

三

爲巢是也有出於習者書言作僞心勞日拙
是也出於性者近木木近仁苟知從事於性
則所謂無他技其心休休焉是也出於習者
近詐詐近賊苟狗欲而不知從事于學則所
謂爲機械變詐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是也不
真拙耶老子曰聰明睿守之以愚愚卽拙
也莊子曰大巧若拙亦老子守拙之意也皆
非也夫人心之靈莫不有覺善善惡惡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惡有巧而示之拙而人

莫覺哉惟兵家者流言攻而示之守守而示之攻弱而示之強強而示之弱此太史公所
以斷然以孫商權謀刑名之學出於老子也
若夫吾道則不然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覺烏有巧拙之亂哉雖然拙者務仁巧者務
詐則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終亦掩襲之而
已矣四川按察僉事潘君希古以其伯付潤
先生號守拙積有發守拙之義者詩文成帙
乃請予序予知先生必非學老子者必山林
田野之士醜夫世之習於詐者必性有是而
恐汨而喪之者必非習巧而示之拙者蓋驗
之諸潘之仕者皆務實也嗚呼拙固羲農以
上太樸之影響也今太朴之影響猶見萬一
者其惟之山林田野之士哉

浩齋序

茗雪間有隱德翁姓陸氏字一翔所存剛大
而行已有恥所學務實體之而章句不事所
好則于義且以孟子論養氣惟在集義遂號

浩齋以見志其子元靜予同年也以告予曰
以名筆發浩齋之趣者彙集之屬芬序芬聞
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
道無是餒也或曰氣體之充也眇焉四體雖
浩然者存亦烏能塞天地配道義耶及觀中
庸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
天又曰優優大哉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待其
人而後行曰孟子之言其有本耶且聞孔子

之告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
此意耶蓋顏淵亞聖也孔子就理欲之幾以
著明德性之廣大足矣子思之時聖言旣湮
苟不推性命之原極其用於精粗一貫之地
則語大者荒唐語小者支離亦孰知德性之
當尊而學問之道無他哉孟子之時旣後子
思公孫之徒又下顏淵萬萬者故雖聞性善
之論終莫悟夫仁義禮智爲性之理也夫理
無不善而氣之所乘有不然者是以孟子又

自氣之正者發明之尊之曰浩然釋之曰剛
大曰塞天地曰配道義豈非天下歸仁之旨
發育峻極優優禮儀之緒論哉乃知聖賢教
人惟欲自得左右逢原非真自得者不能言
也故曰率性其精也曰養勇其粗也曰義氣
精粗之間也精而又精克己復禮爲仁也其
致道一也若夫傲猛以行恃才而肆志者則
所謂客氣也所謂剛惡也似浩然之氣而非
者也烏足以語道

虛齋序

予讀正蒙至太虛無形氣之本體至靜無感
性之淵源疑張子語性與天道有未至也至
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
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又云氣之聚散於太
虛猶水凝釋於水然後知斯言析理之精可
使老莊似是之非自退聽於異類矣魯者楊
墨學仁義其流至無君父孟軻患之惟推明
仁義於世故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雖不與之辨而楊墨之害自息也易語性與
天道而王弼何晏祖之立爲清虛之論其言
曰虛能生氣又曰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
其與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佛氏山河大
地爲見病之說何異哉是猶楊墨學仁義而
差也宜老佛乘之以貽六代之禍橫渠患其
禍之未已也乃推明太虛以爲氣之本體性
之淵源將使天下之人體虛空爲性本天道
爲用則至誠功業皆由是出詞不費而道明

此非孟軻詎楊墨之術哉蒲板劉大器先生
以虛名齋其嗣子體道予同年進士也請予
敘虛之所以予以世之人監晉梁之禍諱言
虛久矣是焉知太虛者天由之名陰陽由之
生萬物由之成其在人也心由之靈倫由之
明百酬由之當哉先生惟有見於毫釐千里
之謬則體橫渠之所謂虛者可也談王何之
所謂虛者不可也體道曰辨哉請書之爲序

竹之文反乎草而猶類乎木其植物之尤異者耶淇澳以咏德斯干以方周家國勢之盛其以是邪曰非也截黃鍾之管以宣暢天下之和心五帝三王之治益光矣詩人歌咏寧足以盡其神耶曰非也仲尼贊於堯舜蓋不以有天下之功掩乎萬世之功也六經刪述易則爻象自伏羲氏矣書則典謨自陶唐氏矣禮樂則制度聲容自有虞氏矣詩則雅頌自殷商氏矣春秋則盟會征伐自魯隱公矣

上下蓋三千年而仲尼刪述有足徵者孰傳之耶曰槁竹也噫杞宋不足徵則夏商之禮雖仲尼不得駕說也然則竹其賢於杞宋之君臣耶世之好事者於竹或稱君以尊之或稱友以親之或稱龍以神之固非真知竹之所以然人心之天亦可見其不泯也豐城李君某 爲故太宰古淡先生之孫今思州太守先生之子識遠而論實行方而心直蚤事

經藝而不獲用世懼先太宰詩書之澤遽斯

也因列徑種竹命曰竹所乃媚魏生良貴爲
請於予曰竹之清風勁節夫人能言之吾舅
將求所異聳以慰夙志也予因推竹之功以
明竹所之志竹所其果以爲異聳乎哉

慎齋序

進賢之名以賢豈縣之人盡賢哉惟縣耳土
多黃壤爭沃闢中可耕其浸沿漢東北流滌
泗達宮亭其南陸秃商惟販夫可居其利惟
鄔子多水陸產麥麻瓜茶楂梨李杜菰蒲魚

梓溪外集

○卷之四

三七

鼈家可給其隰衍北山梓溪夷曠瀧涿可牧
可漁其人安於土不遷於物倥侗顛蒙故隸
於洪而無南昌之凜豐城之懦儉約有恥故
隣於饒而無浮梁之侈樂平之狡柳畏矜禮
故介於樵而無樂安之曠臨川之嘯噩然藏
王道於數百里內雖謂縣之人盡賢可也又
得梅魏羣英清修約行之倡故獻影哲膺前
後若水火不絕濟濟然與世張且椽棧布光
龍於艸乘雖蒹櫪江東西士未之或多則是

縣獨有賢之名也固宜今時吾復聞有湯君者謙約節儉其羣援孟貞曜生號之曰慎齋慎齋之脩曰居口于圖史庶幾寡尤居身於規方庶幾寡悔居心於淡泊庶幾寡欲慎哉德哉德哉慎哉祇乃士吾孚其與道謀也咎仲尼不得中行而思狂者狂與慎有間矣故剛詩以惴惴小心爲小雅君子小心翼翼爲大雅君子不有取於慎哉今夫塗之人雍容衣冠而守遺金焉吾必執而拜之曰是蓋爲

伯夷也大雅不作而慎齋者豈不能小雅君子乎小雅且廢將不得與列梅魏羣賢乎論語序次逸民梅魏之徒能仲尼之遭必不爲少連夷逸之下且聞之慎齋邁過迪彞德孝不衰鬼享友怛至燠休兄之遺孤必有植懼其忠之不立也使其子舉於有司以待役愛欲其博方巾深衣入偃室便便論民隱誠允底嘉休益徵其脩豈徒號之哉蓋禱乎其瀟不渝其貞玩乎其華必食其實梅魏包羅之

並生必將數臂仍之不暇齒伯仲矣是進賢者雖不居文王孔子而士俗之媿仁賢之風固足以興豪傑哉慎齋子曰隸者以詩三百爲吾兒師師言匠履必曰吾不欲違吾翁吾故得敘翁慎之所以

山海會氣圖序

維茲冬者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石淙楊公七十壽期後進之士遠者近者出者處者凡

知慕向公者嘗謂見公者獲侍後于公者及公所接引者莫不祝公壽公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後進之士哉芬則已卯南竄時爲公所接引者因與友人夏君于中萬君女信陳君惟濬亦謀以言語文字爲公壽三君曰公之處當山海之會其氣之盛古未有能當之者公之壽當何如芬曰不然公之壽尚有所待惟山海之氣有莫之爲者蓋公自神童舉秀才入翰林讀中秘書聲稱已蔚然矣旣而登

甲科爲從臣道日益弘閱天下之事日益廣
其樂善好士休休焉蓋優爲歐陽文忠公之
爲者出典陝西學政則一變時文萎蕪之習
而西北之人材遂盛至今士駸駸然古學以
就實用蓋有不爲安定胡先生蘇湖之教者
及總外臺制西北三邊所積聚簡除深爲攻
守恢復之計雖厄於時不竟施設然疆場恃
以有備者且十餘年今觀制府三疏蓋頓頌
乎文正范公橫山之議西夏所爲經略者晚

進宰輔以救權奸壞亂之後黜幽陟明忘身
徇道蓋有溫國文正公元祐之績而從容暇
豫不激不迫如冬之復春人莫窺其朕卒以
定治無復熙豐之擾擾疑於元祐之績有過
之者所以然者公之才識不啻著龜固足以
定天下之亶亶者然不自用而惟以用人爲
功其深見乎大學無他枝之旨視政事堂變
法之論果於自賢爲何如此天下後進之士
有道德經世之志者所願公之壽也書曰天

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天欲昌
皇明之治非錫公以遐齡永筭使具典刑則豈
徒後進之士昧所矜式而國有大謀慮大制
作 當宁黃髮之詢時亦能幾人哉由是言
之公之壽尚有所待信乎雖山海之氣有莫
之爲者三君曰斯言宜以質諸公芬遂書之
爲序

壽杜君仕大六十序

稱壽之禮其自古歟觀邠風言爲此春酒以

梓溪外集

卷之四

三十一

介眉壽初疑爲田野之俗至大雅言酌以大
斗以祈黃耆魯頌言飲此旨酒永錫難老則
王公國君卿大夫亦莫不然然則稱觴爲壽
而或詩歌以侑之其有自哉唐之詩盛矣其
文集之傳亦惟以唐之昌黎爲稱首未見有
詩文及於壽者至宋乃徃徃見之而我朝
士大夫家則尤爲崇重子弟之壽其父凡鄉
里之壽其耆老與夫姻婭甥舅之際凡欲致

祝嘏而申愛敬之情者莫不於詩文焉發之

蓋彬彬然幾於風雅頌之所傳矣然則人文之盛其在今日哉愚嘗求其故矣周家養老之禮兼四代而極備上行下效真所謂鰥寡廢疾者有養也漢唐以來則未之聞宋人雖不行養老之禮而諸儒之論輒及之况洛下耆英之會則又士大夫爲之倡哉我朝列聖之仁雖不以養老爲名而鄉飲酒禮之嚴則已默寓其意矣是以由縉紳以達諸草芥之士莫不知夫愛敬夫長老而祝願其壽者豈非養老之遺意歟苟由此而克之則王道之端可見矣豐城杜仕大仕爲順昌典史嘉靖癸未歸休適六十壽辰也厥配蔣實與同甲申其姻進士陸君文瑞及鄉里之謁選于京者咸欲有以壽之而索文于予予亦舊識君也顧其心事樂易持守端介爲宦家子弟之良而見重於縉紳久矣况今垂老則其克養又當何如哉宜夫人之愛敬之而欲祝願其壽也於是乎序

顧行人壽親七十序

同年顧舟卿以大行人奉使趙國來告余曰
濟之遠遠父母三年矣茲將命于趙可遂

歸于吳一省謁也維九月癸卯十二日適吾
父七十令辰吾母年六十有七其辰亦不遠

在十月辛未十三日喜獲承歡稱壽願假一
言侑觴可乎予曰以翁之賢教其子使並登

甲科

濟兄溱同中
丁丑會試

予謏蕪之辭烏足獻哉是

在舟卿而已夫子莫不喜其親之壽也然傳

梓溪外集

○卷之四

三十三

稱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其所以壽其

親而可喜者不在是耶子有使事也我聞之

使臣之詩惟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不

遑將母子今獲將父母矣王事靡盬之念亦

常往來於胸中耶則不徒一觴足以壽若翁

嫗而俾之垂千歲無疆者必於是乎在也舟

卿曰古之道不可行於今猶今之法不可施

於古古行人之將命也以五物者治其事故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

刑禁之順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
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貧厄爲一書其康
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物者每國辨異之
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以諏謀度
詢而每不及故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今之
法則不然以是

命出以是

命入固不得出常格以遂事也予曰子亦安於
俗而未之思耳使於趙歸於吳又非便道也

梓溪外集

○卷之四

三十四

非出常格以遂事哉然此一人之私也

天子猶聽之苟出常格以舉古行人之臧固天
下之公也人孰得而嫉之哉以子之才識爲
是而必果焉則貽親之令名無窮所以爲壽
者至矣舟卿曰願以告吾父遂書爲序

壽林裕陳翁八十序

惟今茲仲春吉月柝林林裕陳翁屆眉壽八
十翁之孫蘭芷實先來曰吾祖早教吾父仕
爲臯牧不幸不致大用又教吾兄弟覲有成

罔極之德無所以報今茲仲春吉且實惟壽
辰筭且八十吾兄弟將稱觴致祝惟執事以
世姻其惠我良言以爲壽哉予以王元之爲
壽域碑文與李長源論君相造命之意則壽
人者大君宰相之事也予或良于言亦何爲
哉顧二公之論蓋有未盡然者試爲予言之
晉黃帝之世人有一二百歲者當時君相固
盛矣疑其間亦未必無夭歿者不然何黃帝
紀獨書人無夭札耶又若青城山有老人村

其人率百二三十歲歷五胡陳隋之際猶然
當時君相可知已竟其地使然邪然自五季
迄今無復有壽考此又何也大抵壽夭有命
焉大君宰相之仁者徒能生之而不傷耳惟
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者必得其壽是以
教也高年眉壽斷非淺薄之夫所能享然亦
有仁而不壽壽而不德若世所傳顏躋豈非
命哉故雅頌多祝壽之詩或曰萬壽或曰千

歲皆非爲空言也必以其徵言之若曰黃髮

若曰黃耆若曰台背若曰兒齒此非賦形受性得于命者固然也哉翁之言詎而行詳心和而迹夷其所以享無疆之壽者蓋有合於孔子之教不必如雅頌之所徵矣予其書此以俟

壽承德郎判府懷南胡公序

胡君舜居爲給事申于茲三年恒以去違乎親情怏怏不置今八月以

上命冊封楚藩諸王情欣欣然來告予曰某得

一見吾親矣願子相一言以爲壽吾之先祖爲宋忠簡公銓家君懷南先生則銓之十一世孫也初聚族越新昌先大父爲贅壻于嘉興呂文懿氏遂家秀水今亦四世矣是行也道必出嘉興得便歸焉願子相一言以爲吾父壽夫芬非知言者舜居固屬之豈非以同年之誼且悉先生之道耶聞之先生以經術判潯郡民懷如母其於士也教化啟迪之去夷鄙成華習歲大比足應鄉有司之舉與夫

他郡州爭雄長是有功於其地將尸而祝之
俎豆迄今之不廢也及舜居登進士第則卽
日乞休雖悠然泉石而名教行義以風勵後
生者每加意焉

今上卽位若爲彰善進階承德郎是又足稱鄉
先生矣視簪之都高官位通顯而或自爲祠
石表山沉澗以計垂遠與夫爲公卿富貴之
極不戒足辱徒以時幾倚伏將求脫禍不得
已而去之且哆然曰耆英者其聲實爲何如
梓溪外集
○卷之四
三七

然則先生持此以往亦可以千百矣况舜居
奉使以周還于

天子之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駸駸乎匹休納
言喉舌于虞周之盛則所謂善繼述嗣徽音
者殆越宇宙而益顯不徒所謂千百年也予
之言何能爲哉茲十有一月丙子先生之年
且六十有九舜居期於是日到家庭稱觴以
慶之芬以爲此年數也不足爲先生慶惟愛

舜居爲

天子親更朝黃扉暮青瑣人方以爲逸乃快然以去違爲憂及爲

天子命使舟風濤車雲壑人方以爲勞乃欣欣然以便歸爲喜是嗜欲不能爲天機之淺深蓋足以驗先生之澤也然則爲先生壽者不在舜居乎哉不在舜居乎哉

胡復之司訓晉江序

今之自豪傑者每多科目非榮於科目也以爲致君澤民之術有所於施不然則雖有慷

梓溪外集

○卷之四

三天

慨之志磊落之才賈陸之經濟程朱之議論亦終焉而已是科目信有益於豪傑也吾友胡復之亦素自豪傑其慷慨足以集忠義其磊落足以一夷險其時務足以通賈陸之經濟其間學足以暢程朱之議論乃十舉不得一第今卒以貢之天官領教職爲此耿耿則科目亦有負於豪傑也雖然吾爲復之解焉君今得施其教晉江也晉江有振古豪傑非吾師蔡虛齋乎虛齋固早奮科目而致君澤

民之術亦未盡見於時則或謂夫非豪傑亦
可也然天下士爲虛齋之學者無異議志虛
齋之行者無他岐蓋其所自到者氣以配其
志非徒慷慨之懷也學以充其才非徒磊落
之具也明王伯之大略非徒爲賈陸一時之
經濟也析孔孟之微義非徒聞程朱平日之
議論也故雖功烈未竟吾必謂之振古豪傑
也夫然後知豪傑之士亦有不待於科目而
自顯者矣苟學足於文詞而不知有道存焉
志足於一第而不知所以自遺於百世憲憲
泄泄徒榮祿於時焉則上焉賊其君下焉病
其民謂之負科目可矣尚可藉以自豪傑哉
晉江有虛齋之澤而復之得以繼其教吾見
事半而功倍也復之惟不以因於科目而自
墮則所以風晉江之豪傑者余竊正之

程翁八十壽序

歲庚辰秋司徒胡君惟學奉

勅督糧儲于閩時內有

乾清營建之費外有

巡狩征伐之費國用將置上下皇皇故所

勅比他肯尤嚴也若然胡君豈又暇於文字哉
乃一日過予曰予婚姻有程翁者今冬屆眉
壽八十凡婚姻皆屬文以薦觴予將

命于此又皇皇也奚能爲情哉且以八十之年
計之則歷正統景泰天順槍攘之日又歷成
化弘治全盛之日迄今正德享太平休嘉之
福亦十有五年而翁復雅記兼得於其族千

梓溪外集

卷之四

四十一

故太史克勤先生道歷

朝事能詳予恨不得舉觴其日則問其筭在槍
攘之日而中外所以措置者何如其勢寔急
於今日也今日顧皇皇不得如筭之優優何
耶又問其筭在全盛之日民間亦屢見漢文
免租之詔耶征歛之有藝費出之有經何筭
之豐而今日耗邪是或世故使然邪則吾輩
之皇皇未已也若以爲司計者之責則優優
乎一夕安枕尚可覲也君能爲我屬此意以

論之邪予雖拙于世故然聳胡君之言不能
無所感又聳程翁治生而不急其利教子而
不拂其性不獨歷年之長閱世之久也遂爲
之序翁名駿字萬里世家歙之臨河

壽都御史來軒周公六十序

仲冬之初庠友艾禹弼來曰明年嘉靖二年
爲歲癸未乃正月元日爲鐸姊丈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來軒周公六十壽辰鐸將使人稱
觴都下願偕一言以壽予生雖晚辱公以乃

梓溪外集

○卷之四

四

姪同舉于鄉恒拳拳接引能無言乎顧公之
壽繫國家社稷之壽難言也公之入仕三十
年與公同時或後公時而位孤卿者衆矣公
勤勞於外兩川閩楚滇之南山之西足跡殆
遍天下而位僅方伯則公之爲人可知矣今
皇帝卽位公卿輔弼悉起用耆德重望之臣以
祈天永命而公始進中臺爲卿則國家社稷
之壽天下故屬望於公也公其心乎壽社稷

卽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所謂法司也

皇帝雖命公撫視畿輔以勤王人總理邊關以威貊狄然每歲終得入朝議事則社稷至計公實與也矧惟辟惟宥事在法司者今刑部得見素林公豈有不得其平者哉然中臺又有糾劾之責

祖宗之托莫重焉者公亦思濟中興肅百僚副上下之望如景泰中吉之義公恒約束諸道以論時事乎將雍容謹厚而聽鄉原之風日長乎必毋曰此矯激也必毋曰此立異也必毋曰彼有公論也必毋曰彼當自敗也又必毋曰亦世也亦數也則今日

君臣之遭所謂祈天永命者周成王召康公不得專美矣

國家社稷之壽無疆而公亦千萬年稱社稷臣也六十年足踰公之壽哉惜哉公之心足以壽

社稷予之言不足以壽公也禹弼曰茲言豈徒

足壽公哉

望思樓詩序

樓名望思變其初也然則曷有詩美志也曷美焉志不忘親所可美也志不忘親曰變其初何也王氏之有樓不自克明始惟先君子賢遷之勤貨殖之滋江漢淮海之遊倦以爲風物之勝句曲之陽亦足已矣飽集良材召羣工曰惟爾梓氏匹氏攻木者惟爾陶旄氏樽埴者惟爾畫氏設色者必以高曾之巧以觀我樓我以游焉我以息焉則惟於是乎登

梓溪外集

○卷之四

四十三

眺則樓之初以求樂也克明以父且沒我則昆季亦惟於是乎登眺憶先君子志不其然我或以游我或以息則句曲風物眺無見也惟我父之斷丘荒壠則在我望惟我父之志意笑語則在我思望之思之惟我子孫弗替引之是克明用追先君之孝者故曰變其初也曰管者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克明亦不忍游息於斯樓耶曰非也曰然則詩曷美其志不忘親也曰克明先君子游息乎

斯樓以登眺者樂也克明游息乎斯樓以望
思者哀也哀樂異也替者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紂或囚拘曰我惟敬愠罔肅
恤文王卒武王興今年觀兵東郊明年觀兵
盟津曰尋干戈遂矢牧野方是時也紂焚則
已必縣其頭數其過屋其社無復臣主之義
不知者必曰武王非聖人詒文王之憂矣故
仲尼懼爲中庸之論釋之曰何謂也曰無憂
者其惟文王乎武王其達孝乎善繼人之志

梓溪外集

卷之四

四十四

也克明亦游息登眺豈其善繼也哉故曰美
志也孝子憂父之憂不樂父之樂所以長世
克明之志必不匱也詩曰孝子不匱曷序焉
曰小序以明詩指大序以明詩義然則曷明
焉曰明義

桃溪詩引

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
饑又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
之姜又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

宋之子予嘗讀此詩曰此大賢之詩也疾
槩之固而不敢爲簡兮之慢處蒹葭之地而
不見杖杜之懷者也序者曰隱居自樂而無
求者之辭蓋徒味其詞之淡而不覺其意之
遠也觀其多致可以之辭豈欲果於忘世者
耶四致豈必之詞則亦伊尹何事非君何使
非民之志豈憤世嫉邪而長往者耶惟不敢
苟進以失我之權度則意在言表非善詩者
烏足以驟窺耶吾同年秋官員外郎陳君德

梓溪外集

卷之四

五

童嘗與吾言其母舅鄧君南傑之行見稱于
鄉嘗割股以愈其母之疾鄉人益信之至
曠雨潦或踰時至害稼則衆卽稚之以
于鄉社雨暘亦輒奇應惰遊藝場屋卒
一第不見稱于邦國耳然有小善不可掩者
則其托焉以濟世者自貴溪抵信地凡六
舍郵傳一十有八君不憚煩沿途種桃數萬
株以芘行者以啖饑者且惠守者俾培壅灌
既期以不窳此豈有求於世也哉人以是稱

之桃溪先生幸執事摘幽扶微爲其惠也予
也予以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之稱先生者良
以此歟宜夫德章爲之章之而諸珠王爲之發也使
先生無求於世而遂忘之則亦何貴於德哉固僭書
此以爲諸珠王之引

林南澗先生譜序

閩之族惟諸林爲盛而譜志亦惟林之世爲最遠大都祖昭遠而族九牧然世甲乙各奠昭穆或不辨矣豈善譜哉大都憲南澗先生

梓溪外集

卷之四

四六

之譜則不然其圖斷自廿二府君迄今九世蓋始於所知詳於所親繫世以奠昭穆以辨而庶姓可屬也非善譜哉然先生不自善也謂中艱兵燹遷徙散逸今吾母弟又聚族於陝陝與閩相望萬里惟紀實庶可傳噫是志乎收族也已禮貴於收族收族所以尊吾祖也豈徒取其世哉管孔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宜始伯禽也而始隱公何邪曰平王遷周道失隱公魯賢君也假魯史以明王法東周之

聖在也曰非也夷王降汾王流幽王殺周道
失久矣獨平王哉隱之立也諸大夫也命
受於王也王喪告而不知吊與服賻而待其
求也是王法之所當誅也東周何望哉曰然
則孟子謂其事則齊桓晉文是歟曰非也五
霸在僖文之世豈其所記始邪蓋孔子之作
春秋也雖曰史不可信者聖人肯筆之邪公
羊子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是
故昭定哀已與父時事所見者也文宣成襄
王父時事所聞者也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
時事所傳聞者也苟無所傳聞則不可信而
難以訓矣此春秋託始之義也夫家之譜猶
國之史也然則先生之譜斷自廿二府君豈
有別於九牧之派而異於昭遠之源哉亦以
宦轍南北傳聞止於是耳芬至闔得從先生
觀焉以爲是善譜也

龔坊龔氏譜序

譜之義廣矣大矣彛倫於是乎敘也禮義於

是乎立也惟不信則不善不善則不傳故君子之爲譜也別庶姓以示其信尊祖考以示其善祖考尊則禮義可以立矣庶姓別則彝倫可以敘矣若龔氏之譜者庶幾其可傳與按譜以鼎爲始祖鼎以宋祖受命之年避契丹寇自汝陽南遷九江顧中原之亂未已乾德丙寅復遷吉水之白沙子孫蕃茂遂姓其地十世孫應炎以進士爲開化簿慮世遠而族疏命其姪文英作譜則鼎之父勝武勝武

之父遂雲仕唐昭宗爲光祿卿系譜未遠乃不祖焉而斷自鼎何也所以尊祖考也鼎爲勝武庶子其嫡子哲同南居新淦牛陂固承光祿大宗矣待之以大宗莫尊焉者敬以隆孝以廣禮義不於是乎立邪自鼎而下族屬離析爲小蓋爲大坳爲河口爲烏村略不系焉而惟龔坊之詳何也別庶姓也宗法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詳龔坊則於河南之龔爲小宗而於江西之龔固爲大

宗矣親疏以定昭穆以明藝倫不於是乎敘
邪或曰祖鼎而別於光祿則敬隆矣而孝未
廣也且夫諸侯大夫之別子安得用宗法邪
曰非也譜與宗法相表裏也宗法與祭法相
表裏祭法有遷廟祧主又曰公廟之立于私
家非禮也皆以明宗法也雖欲遠及豈可得
耶若謂士庶人不得用宗法則大宰所謂宗
以族得民與小史所謂掌邦國之志奠系世
辨昭穆果何用邪噫若茲譜者庶幾其可傳
矣雖然非有孝子慈孫世緝脩之則可傳亦
不可恃也龔氏自文英作之五世而濟道以
道脩之又三世而英亮英襄英才脩之況在
元有醫學提領明吉在國朝有太醫院判厚
宗又皆所謂亢宗之子於茲譜不有恃邪迄
今正德庚辰安溪令栗夫仕優而復脩之將
壽於梓使吏來請序夫安溪體裕而用博所
就未可量也譜之所恃而傳者又不在於是

譜者從宗以收族者也苟合之而不知其疏離之而不知其親則譜與役書等也烏足以表仁人孝子之心哉故君子之爲譜也必合之而知其所疏離之而知其所親其疏也非強疏之也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本雖一而末之分自殊也况先王爲之宗法爲之服制以禮而割斷哉其親也非強親之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末之殊者推其本未嘗

梓溪外集

卷之四

五

不一也况先王爲之系姓爲之合食以恩而聯綴哉夫如是則故家鉅族之譜求其善者鮮矣予調官於閩有何君毓祥者以鄉里相往來一日再拜請曰祥將家于閩念祖宗氏族之遠也因重脩家譜以奠系世願一言表之使祥世世有考哉予矜之爲詳按其譜自唐永清江令瑁居彭澤則譜之所始猶大宗也五世有名萬夫者自彭澤分居水南六世有名思恭者自彭澤分居槎溪則祥之始祖

也何離而爲三矣八世有名性亮者自槎分居蛟湖有名性敏者自槎溪分居雙塘而名文德者亦自水南分居上陽何離而爲六矣自一而三自三而六勢若離也然其本於彭澤則昭穆秩乎其未紊不可以知其所親耶雖以彭澤一本之分然居槎溪者祖思恭居水南者祖萬夫居蛟湖者祖性亮居雙塘者祖性敏居上陽者祖文德其勢自有不能以強合者不可以知其所疏耶噫斯譜亦可謂善矣使毓祥而果家於閩則有十一世而別之閩有何也其從宗者非毓祥乎雖然此以譜言也其所以從宗而收族者則善譜也







舒梓溪文鈔外集卷之五

明舒

芬國

孫

琛伯獻甫
琛孛琰甫

輯

魯孫有草無文甫錄

裔孫忠謹譽直甫次

後學臨川吳樞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較

沔陽蕭上達進卿甫訂

記十一首

梓溪外集

卷之五

東城察院題名記

國朝官職多倣周官大司馬宰掌建邦之六

典以佐王治邦國御史大夫掌邦國都鄙及萬

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焉 國朝雖不並建六

典然每三歲大計羣吏而誅賞之則猶周官

也歲 命御史十五人巡按於外俾天下之

治忽吏治之得失生民之休戚天子不出關

庭而若指其掌此非周官贊冢宰之意與嘗

疑若湖廣若四川若陝西幅員不啻萬里每

以御史一人巡按足矣京城內外廣輪僅踰舍耳乃分五城城設御史一人不既多與豈帝王之治詳於內必求翼翼以爲四方之極與竟其所職則又惟若禁暴氏野廬氏司寤氏脩閭氏啣枚氏蜡氏雍氏萍氏之所守豈所謂國刑上愿糾暴其道固如是歟不然則體設官之美意固存乎其人雖盡制之君不必畫一於盡道之臣也五城無公署惟東城兼督大倉稽其出納糾其欺弊以計國用之

梓溪外集

卷之五

二

登耗其任尤重故特爲察院然亦無所謂題名碑也予同年御史楊君惟賢始欲礪石爲之時同事者欽差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何孟春監督員外郎莊惟春主事俎珺丘其仁江元輔陳儒戴元陳瓚成之曰是舉也豈徒然哉名存而實可考則監戒寓焉激勸寓焉蓋史氏年表之遺也惟賢然其言悉稽前人之名刻之因屬芬爲之記

兵部武庫司題名記

我聞曰國之大事在戎戎兵之守不以兵之
強弱繫國之安危哉今之武庫司即周禮司
兵之守也以志於偃武曰庫焉然尺籍亦於
是乎貯是秘之也是又軍司馬之守也蓋兵
之銳鈍士之登耗存乎其人矣司之官不其
重歟官有郎中有員外郎皆大夫之秩也復
有主事焉亦周列國下大夫之秩也視軍司
馬司兵之秩隆矣豈由周而遠則戎尤爲大
事與司舊無題名碑茲余姻丈李君宣之謀

諸同官李君通甫余君邦興陳君邦懋劉君
允濟始爲之事成而問記然則諸君豈徒重
其官與夫名亦名也由實有餘而生也謂名
生於實之不足者非也故實也者心也性也
道也心之虛靈廣大夫人同也性之剛柔善
惡中夫人不同也道則心之發而範圍存乎
性也惟聖人盡其心體而性無不中故動容
周旋無非道也其大者揖遜也征伐也剛述
也道在萬世也故堯舜湯武仲尼之

世焉世之人惟名之徇而不求其實也有出奇用術以爲智者矣豈知徐行後長可以爲堯舜邪有義襲色取以爲賢者矣豈知慚德悔過不失爲湯武耶有黨同伐異以爲學者矣豈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所以爲仲尼邪君子知其然也戒慎恐懼以存其虛靈廣大之心省察克治以易其剛柔不中之性是以道由此立名由此出洋溢施及終底于配天也孰謂實不足而名生哉諸君既知所重而必求其實則參天地贊化育亦分內事也是碑之題猶鍾鼎竹帛名其有窮也哉是爲記

建寧道憲臣題名碑記

國朝制凡地方官有專 勅者其地必要其任必重其官亦必選擇而使之者福建建寧道有專

勅自弘治庚戌始是歲處人盜曠獫入于境境有坑治之利亦盜之招也守臣以 聞遂以

巡坑憲臣定居其地兼分巡事茲三十年矣
而蕭君必克以僉事嗣膺是任旣士民休和
謂三十年世變之一機也懼前輩勤事或就
湮沒乃植碑悉記蒞于茲土者之名氏亦虛
下方以埃將來又告芬請記以爲是或激勸
之一道也夫建寧居八閩上游自

太祖皇帝已長慮之以琉球倭奴炎風葦涉則
福泉雖外屏建寧實內屏也不然行都司之
建何巋然如遼左陝右邪其地蓋要矣承平

梓溪外集

卷之五

五

久而武備弛詩書用而戎弁衰則憲臣飭兵
之命雖微處盜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是
官也豈特以警壘坑冶之徒哉其任蓋重矣
始事者蕭君有終而繼之者莫君賢中廢而

復舉者

正德四年劉瑾
裁革六年復

胡君時振而今之繼

者必克也蓋皆選擇而使之者矣然則孰不
知體 朝廷命官之意而顧有待于是碑以

激勸哉但世際一變則人心之趨向政事之
難易時運之消息係之矣固有不可以常律

者不可以常律而姑置之則令尹子文不爲也而蕭君顧爲之哉是以穹碑鴻名一一刻之俾後之人因其名以詢其時以考其政因其政以求其心則往者得而來者敬矣往者失而來者懼矣懼則不徒激而戒于是乎存矣敬則不徒勸而法于是乎存矣是碑也凜然史氏一年表也烏可少哉

武寧縣遷學記

武寧縣有學自宋紹興間始歷元至正十二年盡燬于兵我

太祖受命洪武五年乃建于縣治東南是後科目亦徃徃有人成化十年乃遷于縣治西由是比年解荒乃正德己卯桂平陸君浚來知縣事逾明年庚辰政通民和惟科目乏人是懼乃相學宮曰是宜遷乃謀於教諭鍾汪訓導宋檄莫琛僚屬縣丞張翔周冠主簿吳志大典史王瓚監生劉源諸生甘傑等又進耆民盛環輩而詢謀之乃請于巡按唐公某提

學僉事邵公某分守右叅政周公某副使顧公龍定議遷于縣治西南故城隍廟所且曰內環修水外對柳山畫一邑形勝差稱仲尼王者之居僉曰然乃卜於是年十一月壬寅再逾年爲嘉靖元年壬午正月旣墾功告成事蓋自 大成殿迤兩廡抱儀門出爲櫺星門巍然翼然足以嚴王祀也自甌倫列兩齋直北爲齋宿房于外爲祭器庫爲神厨爲號房爲膳堂爲射圃爲官衙井然秩然足以若

民望也是秋大比諸生方孟縉果錄於有司癸未教諭鍾汪亦登進士第師生僉曰此見志壹之動氣也陸侯之心其可泯耶宋君莫君遂使生員陳某沈某來問記予以學校之設雖自 朝廷而作興士類求真材以濟世用則在良有司也若陸君者其間道乎君嘗被聘考試於閩予時在舶司得一接談意真他日必良有司也若此武寧之士其勿負哉苟逐時好舍經而求傳違聖而師心則致於

用必無所忌憚而誤蒼生矣必戒謹恐懼由
太極通書以遯孔孟之傳由周官六典以稽
周召之治則庶乎才非血氣可以濟世用也
予非知爲學者亦書所見以告武寧之士云
李氏水涯祠堂記

李氏水涯祠堂乃雲縉雲綉昺仲之所建也
雲綉謁選于京與予道乃翁宗愛先生恢復
祖業之勤欲作祠堂未果茲其昺仲謹續成
之爲祠堂一區置祭田若干畝又爲書院一

區置學田亦若干畝祠堂以祀先書院以開
後李氏將恃此以長世也二者之中祠堂寔
重願一言記之夫祠堂固重也非子孫之賢
亦烏可久邪苟無書院以爲教則禮義道喪
子孫各自私已知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
鮮矣然則書院也者豈非輔翼祠堂之具哉
若夫祠堂則先王廟制之遺也廟制廢則宗
法廢矣宗法廢則祭法亦廢矣今之士大夫
家雖有祠堂其祭不淫而宗不亂者亦鮮矣

享嘗昧禘祫之義孟仲有嫡庶之疑祧祫匪
昭穆之倫別繼無祖宗之異或者祠堂聚族
有以啟之也說者以爲禮之餼羊豈其然哉
惟夫冠昏喪祭而合族以食則庶幾乎雍睦
之道雖服絕親竭不至視爲塗人則祠堂于
風化之補誠不小也李氏祠堂有書院以爲
之輔翼則其子孫之賢者必能因文公家禮
而深有所考見以發明之于祭豈或淫哉于
宗豈或亂哉芬嘗言廟制可以明宗法喪服
可以推祭法今惟喪服有律而廟制無式蓋
亦 聖代之缺典也顧愚且賤言則孰能信
之因記于茲以俟

越坡記

荆之濂豫之洛雍之關閩之建安形於自有
天地之後也濂之周洛之程關之張建安之
朱生於自有聖賢之後也然濂不與荆而俱
稱至周而始稱洛不與豫而俱稱至程而始
稱關不與雍而俱稱至張而始稱建安不與

閩粵而俱稱至朱而始稱則地固以人而顯哉周之生以濂而不羣於濂之所生程之生以洛而不羣於洛之所生張之生以關而不羣於關之所生朱之生以建安而不羣於建安之所生在絕學之後千餘年矣茲越董楊王韓突然而出其上則人固以道而顯哉夫然後知人之所貴者道而地之所貴者人况周之聖二程張朱之賢實有以繼堯舜孔孟之統非區區聞道者之比濂洛關建之獨著

不亦宜哉不然則王之臨川陸之青田得以棹臂爭墩其間矣榕城之有越坡亦舊矣而略未之聞焉吾同年廖子居之而始見稱越坡其有遇乎哉予疑越坡與建安連壤建安之山至是而其氣始盡建安之水至是而其脉始合是其靈和清淑之鍾而爲人必將有繼朱子者起豈非廖子此人邪五百歲而聖人出三百歲而賢人出自朱子以至于今豈非其數耶廖子之學期於道者也知朱之所

以賢者主乎敬亦知周之所以聖者主乎靜
蓋亦卓然有立者矣俗學文詞之陋末習利
祿之私豈得而惑之哉詩曰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必無負於越坡使百年之下得與建安
並稱庶乎其可也

大義祠記

啟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
於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
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

服非不知啟之敬承爲天與也懼後世非其
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以
家天下爲兵禍之始邪君臣不易之義也武
嘗比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
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後世
臣子一動于利將籍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
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
以爲名教之計烏知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
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

與異類而不以爲恥奉君后以臣妾于禽獸
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污
之義則宇宙不幾于覆邪方伯顏入臨安盡
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
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異于岳武穆王誓
不與俱且從容擇死所以火不克死復以水
乃死嗚呼擬公之忠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
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昂
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我將擬公以魯

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於
魯連也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
之光邪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人不肯役於禽
獸者公之風蓋不在伯夷下矣公名應鑣字
臣翁謚正節事詳宋史本傳茲不及贅唯公
以江山人舊有祠在縣治北正德己卯進士
武進吳亞甫來尹縣謂僻陋弗振非所以風
江人也乃改建于東水門之內通衢易腐支頽
工不甚費九月吉祭告成事亞甫之政以節

義教化爲急務大率類此如近日安濠之
人多觀望唯亞甫與進賢令劉汝器首正其
逆賊之名移文上下則夫是祠之收建也豈
徒然哉十月聖使生員劉貢致書來閩屬分
記因憶成化間厓山建祠祀文張陸三公白
沙陳公甫曰大忠祠是祠舊因公謚今改惡
曰大義庶足以表異公之心也嗚呼大義
則中國安而要荒懼矣

四賢堂記

梓溪外集

○卷之五

十三

夫所謂賢者道德也文章也政事也道
賢賢矣文章政事在周禮則謂之能然則
固無不能與予四月過徐州水部李君汝
營部伍君疇中飭兵憲副李君廷重僉請於
予曰管者韓退之以張建封辟除爲推官于
徐蘇子瞻由密州徙知州事陳無已州人也
以子瞻薦教授于州最後揚中立丞以參軍
調司法于是可謂四賢矣今予三人亦皆有
職于是愧裨益夫士民者不逮古人也議建

四賢堂于雲龍山之麓黃茅岡上致景仰焉
願子爲我記也夫四子者文章著矣其政事
則所至善俗不獨於徐也若夫道德者則韓
子之學推尊孟氏以達于孔子故原道知本
於誠意以馴至於天下平而性三品之說亦
於孔子相近相遠不移之旨有默契焉其諸
醇疵苟揚攘斥佛老多賢者之所難能也蘇
子學博而識敏志潔而才廣於出處用舍之
際挺然以節義固其所守不賢而能之乎雖

以嬉笑幾成黨禍要亦狂之疾而不知所裁
者也近日有著論目之禱杙者蓋厚誣矣
以朱子嘗辯其學不知道而自以爲是乃一
赤幟邪陳生持已謹嚴拒宰相童惇之請而
終不一見蓋三代以下士之所難能也妻子
饑餓而身卒以凍死史稱其高介有節安貧
樂道而與學至行世或莫之聞也然則孔門
之所謂狷者非若人邪若夫龜山之道固伊
洛之所指授或者病其晚年一出然力罷新

經深詆和議蓋亦不負所學矣夫如是則四
賢者信賢也斯堂之建將流風化於徐土豈
徒三君之景仰哉予因觀其堂遂登雲龍之
顛四望之謂汝蘭曰管河決曹村溢于南清
河患蓋不及徐也徒以淫雨驟漲不得時洩
乃匯于城下蘇子且黃樓之鎮長堤之捍吸
岷然也由宋南渡來決河會于入汴泗矣萬
一淫雨浹旬驟漲數仞將何如哉惜哉徐之
建治失形勝也山阨塞於前水激射於後進

退難據識者當慮之久矣若負九嶷爲城則
雲龍三山端拱於外蕭陽山西永固之水環
流西南而東會於汴泗縈紆襟帶廓然一奇
觀也豈特左控齊魯右扼梁楚不得風逸馬
牛于我郊遂哉汝蘭愕然曰遠哉圖願併記
以埃汝蘭名香袁人疇中名餘福吳人廷重
名班魏人三君爲學知所本爲政知所急類
如此五月某日堂成堂之後爲放鶴亭三君

亦肯構臨觀且礪石以書東坡舊記

嘉定縣儒學之南爲留光寺土木壯麗沙門
招聚若與吾道分赤白幟蓋餘四百年矣鄉
大夫士雖病之而勢莫能爲也歲戊寅提學
御史張公汝立偕督儲主事胡公思孝來謁
學一顧瞻之猶吾鄉大夫士之病也請予決
焉予曰楊雄言在門墻則靡之惟二公義二
公又以語知縣陳君晉卿晉卿曰惟公命亦
惟予有司之責二公又以語諸生將易以爲

學宮也諸生三躍以應之曰惟公惠公遂檄
縣伐浮圖之像毀弗度之室人其人或以其
普度寂滅而不可返者分比諸山無何張公
以外艱去陳公以召爲御史去事幾沮乃明
年己卯金度甫以進士來知縣事訪所宜罷
行慨然曰茲不可沮也爲書院以隸諸學設
范文正公之主于其中固鄉後進之所景仰
也于是爲儀門一楹于前入百步許爲正堂

三楹于中翼堂爲書房二楹其後爲講堂三

楹以奠范公之主講堂之後環左右爲號房
二十六楹庖廩徧浴之所曲盡規制又以四
面隙地籍租爲學徒之費焉某月日工告成
事而小子勸趨洋洋乎弦誦之聲曾無刹那
之雜也金侯其大有功於吾邑哉且祀范公
以屬鄉後進之所景仰則公之所以爲宋朝
人物第一者豈徒以剛大之器經濟之略先
憂後樂之心哉方洛學未興四書未啟公一
見橫渠遂授之中庸而屬以斯道史又稱公

弱冠時已大通六經之旨則公固斯文之豪
傑也以爲斯院之主則所啟佑我後人者豈
其微哉旣金侯又以生員某來請記謂是役
也微予烏能詳

重修延平府學記

周禮稱天王春秋因之亦稱天王則王者受
命于天而有天下之號也有生不爲王死享
王祀而萬世無窮者亦可謂受命於天乎曰

不可生而爲王天勝道也

國之治亂廢興人之窮通壽夭天實

爲死享王祀而萬世無窮者道勝天也天惡
得而命之然則亦可謂有天下乎曰可宮墻
之飭禮樂之備品物之博固然矣然自天子
達于庶人凡有事於廟者齊明盛服駿奔走
而不容僞是豈獨有有天下之勢也哉嗚呼
仲尼之盛真亘古今而一人已正德歲庚辰
吾友歐陽崇道出守延平惟茲學宮隘陋祭
器缺略亟拓大而修飭之改門爲西南向盡
得山川之奇考律鑄鐘及于簠簋而王祀嚴

矣又慮諸生講習燕息稍食

聞別置有學田

而畢爲

之所夫士有養而道不墜固仲尼之所享也

若崇道者其知所以嚴王祀哉既事竣遣教

授龍君泉肅生員鄭魁林保民以書來請記

且曰閩學寥落茲其振興之漸予以魯修泮

宮而春秋不書茲亦可不記也顧謂振興閩

學則道統之際焉可忽邪閩學得之於洛洛

學得之於濂溪

伊川言明道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幾於背師矣執此以斷

不當在濂黨獄曲亦濂溪乃中興吾道之聖人也其甚

圖屬書有以貫六經語孟而一之不知延平之士亦嘗篤意於是耶世儒譏晏嬰不知仲尼自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能知茂叔邪苟有能知之者舉以班諸顏曾思孟而作配大庭則仲尼之王祀益嚴矣嗚呼道統之際予豈敢以妄言也哉姑記以俟士子

仰范堂記

婺之戴君和之隱者也豐於貲而好施擇族之貧鄉之餒者恒施之又慕范文正公之爲

梓溪外集

卷之五

十九

買田爲義田建學爲義學築庄爲義庄亦無倦也其叔時平嘗以告予予不深然之旣乃信焉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則世固有性若茲不必學焉而事暗有合於道者壬午秋時平復持其義田圖冊來曰吾鈞姪於義庄構一堂鄉大夫士多獎與之爲扁曰仰范願得重言爲記使其子孫知所守而世之人亦知苟爲善則雖幽人隱士決不至泯泯與草木同腐也予閱其圖冊益信之惟曰仰范則范之

事業在古今天地間雖公卿大夫奉天子之命而行者未能或追配之况匹夫之賤乎和之慨然以自勵蓋亦管豹一班率性而行者也非天資之近道能爾邪第不知和之果性是率邪抑嘗問學而知所勉邪聞之家庭之訓乃翁養浩先生積而能散久矣及兄給事中寶之以言事忤宦者去官大叅政遜之以撫夷忤御史去官則君之能以義自好蓋不徒天資之善也嗚呼居一鄉而可以有爲猶

足以濟人而尚友古人使官一邑一州一郡者以天子之命行愛物之心何所不可哉苟推廣義田之意以行長孫氏所奏義倉而變通以朱之常平之制則雖有旱乾水溢螟蝗之災民可以無饑矣况時之易易千百於是哉何今之聰明特達者輕古人而不學顧使布衣之士得以此而長雄於物論邪嗚呼范公不可得而見之也得見仰范者斯可矣人

心之神谷應吾爲戴君書此安知四海之豪

傑無吾言者邪姑記歲月以俟

外集卷之五

終

梓溪外集

卷之五

五



家譜七首

舒氏譜義上

譜有至教非虛器也何也譜之作爲祖也不知所祖則譜之作爲虛器也天地者吾性之祖也祖也者吾形之天地也故凡天地之所生其先乎吾者吾之父伯叔也其儕乎吾者吾之兄弟也其後乎吾者吾之子若孫若姪也自吾祖視之利害休戚之所關而疾痛痒

疴之念其在吾之父伯叔猶其在吾與吾之兄弟也其在吾與吾之兄弟猶其在吾之子若孫若姪也豈有二邪然夫人之富貴貧賤窮達壽夭智愚賢否有萬不齊若天地之犁然爲是等差何也蓋氣賦理畀天地之於人無二也其有事變之不一者數之所遭也然或恐懼修省變裁爲福學問之功至而同歸於善則亦天之悔禍誘衷而默相之也是則孟子所謂志至焉氣次焉者天地豈有所等

差於其間邪故不知天地之心者不知所祖者也不知所祖者不仁者也孝子慈孫推事父之心以事祖推事祖之心以對越天地亦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修道不少懈於一息之存可也夫如是則反身全體形踐乎吾祖窮神知化性復乎天地始無愧於爲人之後也然則求吾所祖而爲譜豈虛器哉

舒氏譜義下

夫譜何爲者也將以合親疏聯遠近導夫人

之收族者也其事核其文約其義則可以推之百族而免離散覆墜之虞也是故吉凶之相慶吊悔吝之相勸飭禍災之相哀禴殍瘠之相瑾塗空乏之相賙恤可一嘗試也而不可見之頻頻也可見之一人而不可求之羣族也何也富者貴者彊有力者感恩者畏義者可能也非人人之所可能也以是而收族將責望怨對之是長而族日離也夫惟世有賢也孝弟憲於家庭忠信達於鄉里道德望

於天下事功傳於後世則夫人親之不特同
姓之相宗也故人欲自賢也而學問敬修則
知天之與我者猶夫人也其心莫不有靈也
其知其能莫不有良也彼丈夫也亦惟充其
知能之良而盡其本心之靈也我有志於是
也亦丈夫也人莫我禦也夫人而志於是則
其族日盛矣盛則萃衰則渙情也勢也亦氣
之所感召也使族之人徃徃能賢如是則親
者疏者遠者近者情無不合勢無不聯也况
者邪

以祖宗一氣之感召邪嗚呼此收族之道也
有國有天下者兆民萬姓紀綱且維持之也
苟無其人猶將亂亡之不暇而况於族之耿
舒氏譜例

人本乎祖也作譜者又推祖之所自出以不
忘本也然世遠而不可紀緒微而不可尋闕
焉可也吾舒梓溪之譜舊考世緒遠矣今吾
惟斷自居梓溪者始示信也舊譜惟行錄文

藝三卷似未備也今增世表圖志考異二卷以譜乃一家之史必如是而後爲備也其表五世一揭者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示嫡庶之分喪服之制而五宗之禮亦於是乎見也表不著女婦者陰從陽也而猶及首世之母者各敬其所尊也爲人後者不著於表教以孝也男之有隱德者仕者女之貞者膺一命以上者著焉所以勸也其錄以行序者示祖宗視之爲一氣也舊譜載性行今惟錄生卒葬

歲月與夫配匹胤嗣者示和忍之意不見其有不是處也子夭者不錄示未成人也女再嫁者不錄勵節也母出者不錄示正家也婦嫁者不錄絕之也妾不錄微之也其有子者錄重宗祀也孀婦來嫁者不錄醜之也其有子者錄不得已也其圖志列宮宅者慮久遠也附以家廟學宮者崇孝敬敦教誨也而田稅亦繫焉者示治生之正務也其文藝之列制詞徵文獻也及家規者文藝之實也終之

以考異廣仁孝也蓋梓溪始遷之祖出自北
山迨吾八世世次未遠也北山始遷之祖出
自麻山藕塘其世次蓋有不可考者矣其在
藕塘又安能上考始遷之祖乎故能世尋其
緒而合族焉則四海九州之同吾姓者苟非
賜氏冒姓與夫有所諱而變易者安知其不
皆出於吾姓邪是故考異者求同者也所難
考者世次昭穆也苟世次昭穆之可考凡舒
皆吾族也嗚呼此作譜紀遠之難也吾非舊
梓溪外集

卷之六

五

譜之所存廣大與夫家傳宋元迄今書籍文
墨契券歷歷可徵則亦不敢妄作而謬誣吾
祖也

世表小序

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夫殃慶有適然者烏可言必邪惟善不善之積非一朝一夕之故則氣數之感周浹貫通始可以言必也吾族之遷梓溪逮今八世宗族日盛而未見其或恙也豈非祖宗善

積之致邪孝弟忠信而不勸富貴逸樂而不
矜貧賤憂戚而不悶橫逆侵加而不懟此非
義理素定於胸中者不能也况終其身而允
蹈之詎其後而世守之則其積也誠非一朝
一夕之故矣豈不可以責報於天邪仲尼曰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蓋此意也吾由是知吾之先世學必志于聖
人之道者衆也敬爲表以著之然則問學以
明善惡之歸固永世之訓與

梓溪外集

卷之六

六

行錄小序

管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召見問所以睦
族乃書忍字百餘以進以爲宗族所以不協
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
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
雍睦矣夫張公之意則美也而道則未聞蓋
忍字從刃從心非能痛自割抑未可以言忍
也道路橫逆之適逢隣里惡聲之偶至忍之
易也宗族室家之相處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其有過失必開誠心布公道以相戒正焉雖
或相譏互咎事過亦釋然遣諸胸中此長久
之道而可爲雍睦者也苟人各有心而言不
相諭徒爲隱忍焉則外雖揜覆而以族義欺
人內之兄弟閔墻夫妻脫輻者亦難免也然
則張公之忍殆此類邪書曰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寔爲萬世不易之言也蓋人
惟問學全天理去人欲使天賦本然之德湛
然虛明則雖妻子貨財有无私貧賤患難亦

處之裕如也彼衣食禮節之不至肯相責望
邪故能明其德則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兄
弟友推之國與天下則百姓平童萬邦協和
不獨九族之睦也使惟以忍也則末世薄俗
私欲錮蔽之人安知其反唇轉矚而無憤恚
之積邪是故道者治之源也學者道之門也
相勉以學而相尚以道則九族之睦固餘事
也

譜有圖志何也豈以周官大司空有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之文夏書禹貢有九壤三則之訓史漢有地理溝洫之志譜猶史也故因之而盡用史例邪蓋先王之世有授宅授田族葬之令則民之生者死者固惟上之人是賴也今之爲民者則自爲命也使生者無所養死者無所藏豈仁人孝子慈父之所爲心邪故擇居以貽子孫若孔子所謂里仁爲美者可也卜兆

以安父母之體魄若程子所謂去它口之五患者可也然則門祚之隆替陵谷之變遷亦陰陽消息盈虛之理未有故家鉅姓鎮百世而長雄能禦之者也是則曆謀之存豈得已邪若夫審田賦而代著之一以示日用治生之本一以示世澤起家之難也且示夫人欲振宗而亢族者舍學之外不耕則它無可爲也商則徇利而忘義工則銜枝而無恥故先王之世以農爲本以工商爲末令不與士齒

也漢有茂才賢良士也孝弟力田農也之科

非古遺意邪然則上不以窮困而廢學農不以水旱而輟耕固吾所深願於吾之子孫宗族也

文藝小序

夫譜之所信今而傳後者恃文藝也文藝之備且以徵禮教也何也行錄不具賢否而制詞史傳家謀行狀墓誌贊銘贈答人之賢否焉見也宗族漸繁子弟之不中不才者安知

梓溪外集

卷之六

九

其無什一邪氣習之狂既勝父兄之愛或偏則義不勝恩無如之何也故以文藝徵之使知所嚮慕蓋物之無情而相遭間於喜怒無形之際者必有所感發也杜氏所謂微而顯婉而成章吾蓋竊取之矣其指豈在於文藝邪

明舒

芬國裳甫著

孫

琛伯獻甫
璉季琰甫

輯

曾孫有意無文甫錄

裔孫忠謹睿直甫次

後學臨川吳撫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較

沔陽蕭上達進卿甫訂

墓誌碣銘五首

梓溪外集

○卷之七

墓表三首

山東左叅政石厓熊公墓誌銘

公名桂字世芳南昌之新建人也弘治戊午

以書經舉于鄉已未春會試中式登倫文敘

榜進士明年以父喪去服除授大理寺左評

事尋陞寺副寺正

武宗初太監劉瑾用事以峻法繩下嘗倚詔

條凡藏匿軍丁罪及隣佑五六家以肆羅織

部屬承望風旨誣累常百數十人公建言

權宜惟一時可行 祖宗成憲則百世

當守乞母輕變枉致冤濫 上是之由是得
免者以萬計屠都御史欲殺一指揮非其罪
公駁回五六次將聞于 上乃止瑾逆謀敗
露黨與洵洵大臣慮有變促成獄法司多出
入瑾門下者不無觀望駭愕失措莫敢先發
公毅然承之不終夕成招盡得奸逆之情其
外應凶焰如宸濠亦不肯以親王少諱也嘗
治安化王獄其夜不收三千人擬同謀併坐

平溪外集

○卷之七

二

家口公曰同謀幾事也株連三千人且及家
口慘矣力與辯明所活不下萬人任凡六載
巨細情務在平反蓋不惟其權勢惟其法也
大率類此庚午陞徽州府知府在直隸號劇
郡民剛好鬪其性然也公下車一以安養休
息爲已任期年而政通乃節縮浮費修橋梁
興學校表忠節於教化惓惓焉姚源鄰寇流
劫婺源界公焦勞于外多方檄禦徽得安

贛藩捍治績燁然遂最東南諸郡嘗

晚翁紫陽書院舊址乃復于釋氏論文學文
行優異生員唐臯鄭佐胡宗明鄭建程且戴
鍊黃訓輩八十餘人講道其中資以俸餘又
買田千餘畝給祭祀及來學者爲久遠計事
在贈言錄及紫陽集中 國朝守令不握兵
官軍又不得擅調正統間設民壯爲守城計
迄于成化又增添之地方有警則徵發捕邏
而有司驅迫又有不可勝言者徽民甚苦之
不肯就役公爲審丁糧定顧役法至今稱便

時冗食日增內供白糧出蘇松常者勢不能
給諂諛聚斂之臣飛泐於徽又方新乾清宮
取材於徽當浙之半公委曲白上司至於涕
泣得減其半以蘇民困任甫三載屢下詔
書旌其賢能進秩中憲大夫推恩父母皆特
賜封滿六年丙子陞山東叅政徽民不恣其
去境上咸樹碑以志思慕主山東分守東兗
道一夕河決泛曹州兵備吳副使忽驚斃公
晝夜馳數百里往視之水勢甚暴乃齋沐臨

河祭告黜貪酷官吏數人水遂少定得築塞
之嘗謁闕里恠祭噐不稱王祀度所費可千
金會民有發地窖得錢數百斗來報計之適
足用遂命工鑄造規制乃備戊寅督運至京
師貴人歲常包攬利入本色以便侵漁公力
言于上得納輕齋費不下數萬山東人咸
頌之未幾奔太恭人喪宸濠憾公作劉瑾招
狀發其陰謀幸公去位遣賊悉焚其居第公
處之裕如也歲辛巳六月十日以疾卒于家

距所生甲申年正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
嘉靖建元年壬午正月八日卜葬伍諫鄉四
十一都一圖樵舍蘭木橋辛山乙向明年公
弟析具公狀請銘按狀公高祖佐曾祖仕周
祖彥衡俱隱德不仕父仁山以公貴累贈文
林郎大理寺左寺評事中憲大夫徽州府知
府母陶氏累封太孺人太恭人配秦氏屢封
至恭人公祀先極敬事親極孝兄弟八人三
母所生公處之如一居家善施而不伐初不

以盈歉爲念也子男四長炳國子生次煨次
裂俱縣學生幼熿女四長適樊疇次徐公溥
二尚幼孫男二曰穀曰增孫女三公神氣秀
發狀貌豐偉學見本領故剛大之氣經濟之
才雖甚韜襲終莫能自晦也惜乎未躋大位
而不盡見其設施豈數果有短長邪抑世道
之有升降人固莫知其然也公在大理有駁
稿在徽有治徽大略及平生奏疏詩文若干
卷藏于家公之祖瑩石厓山在西山盡處人
謂土厚水深必產異人公亦克自負荷因號
石厓先生諸所著述號石厓集云銘曰

紫陽煙蕪公來作人闕里籩豆公來一新心
苟在道於政何有宜公所至嘉績丕茂德則
士歌惠則民懷亦有謗言固其所哉孔云有
聞庶可以死蘭木之阿公永寧只

行人司行人崇德李君墓誌銘

崇德死予瘡甚伏蓐不能走哭哭于家慟侍
首曰子亦弱喘餘魂其母傷哉不知予於崇

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予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歛事微蔣虞中奔往視則棺不可蓋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楊抵南京下蘇州復沂江浮漢登太和大嶽且遍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懼變叵測將相大臣多從臾之予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輩約風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早報免朝

梓溪外集

卷之七

六

予乃率館中同年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司皆懷疏集闕下太

宰陸公沮之且造歸惡語

水村往往沮言者謂主上聞直諫便

舉刀爲劓狀至是復以此沮衆議且曰今撒賴矣意若以小兒潑賴者待之看其色盡歸咎絕無君臣之義匡救之意所以然者此公本凡才幸致此位且時有將奪之者利於主上遠出則已得以久也故凡有言一切沮之適一時言官又多其類故得以爲固位之計也

時夏于中萬汝信過予扼腕恨沮義予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云匹夫之志今

其可奪三子遂於是夕在吾寓連疏入且以

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
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夔賓等兵部孫鳴
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
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
二十日癸丑天威震怒以黃輦陸震夏良
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衛獄以舒芬張
衍慶姜龍孫鳳陸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
五日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
君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余廷瓚

梓溪外集

卷之七

七

等俱下獄明日同黃輦等六人亦跪午門外
五日梏拳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
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
梏拳跪五日時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以是
爲變故明效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
刃于胸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
卿避唾罵尾礮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
尤顯者至減去辦事官吏易箱笈以包服在
昏暗中若異流然姦無所容益謀蔽惑請

命禮部告示禁一槩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叅劾各屬爲妄言者而

天威遂不可霽乃二十五日戊午

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

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先是二十三日有烏鴉喜鵲共逐一燕于午門上東南角入梁恩鐵網予私占燕巢也取一義此舉予實首之跪門呼點予復居一禍必予一人當之烏鴉喜鵲同逐是吾輩人與權倖者合謀也後詢之果然命舒芬等

一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去衣杖三十爲首者

調外任其餘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巳卯

是夕月食命黃鞏等六人午門前俱去衣杖五十

梓溪外集

卷之七

八

徐鏊邊遠充軍其餘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

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杖四十降二

級時死杖下者員外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

孟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

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卿詹敬之與吾

崇德蓋十有一人而傷夷未起者尚多也夫

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予四五人而已使

予能爲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緩矣諸

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

而我獲生四_一也是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體亦少相_六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日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善資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爲進士戊寅春大喪朝夕哭未畢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至宣府明日且上封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似非禮之禮微子莫能辯析可但已乎予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然曰適奉慰時與羣可語者料此

義須君發之果然人將服我知人也子視我真知已邪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嗚呼予哭崇德死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崇德以四月二十四日死其家人將奉柩歸葬予南竄限又急以五月三日昇疾登舟大行潘宗魯年兄使人來曰崇德之知惟子深墓亦惟子銘也嗚呼崇德無負於我知也我固有詞銘矣崇德諱紹賢李姓先世巢縣人以戎

藉編泗盱貽曾祖宗祖輩父本有隱德尤好

士樂賢母黎氏繼母曹氏此崇德系也崇德
生成化辛丑年十有一月七日幼穎異不羣
凡兒及冠見大志負時名與夫孝友稱于族
豈弟稱于鄉義理稱于友文章稱于主司翰
局稱于觀政予不暇詳姑以其同朝一二事
利害詔諸後來君爲進士觀政戶部未浹旬
部銀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者猶假義
取之君悉籍付有司且盡其費還部嘿不及
夫以寒素士偶值數百金之利略不誘去其
器何如邪授行人月餘齋

孝貞純皇后遺詔徃江北至徐州開讀徐因水
次倉守以羣閹勢焰熏炙率吏視州衛職官
茲偃然席班首君立 詔左從容令去其席
僞不得與職官同禮俾帖然去有不怒而威
者矣比縉紳逮繫多以迂此輩君略無忌直
奴視之而亦無能中傷蓋禮度辨析自足服
其心耳予嘗評君學足以立政才足以濟時
義足以存孤謀足以奪人之志而深沉大度

好惡不形尤鬼人所難及譬之方叔之師也
憐乎仕未久政未及見其大行耳斯人也而
數止於斯邪君之配曹氏生二女尚未有子
然君有謀弟可食李氏鬼也君豈有遺恨邪
銘曰
孰不有生貴踐其形孰不有死貴全其體汝
形之踐道通常變汝體之全未喪其元忠犯
人主鼓茲進旅禮服闋人嚙伏不信汝沒汝
寧汝墓我銘汝後有立有需秩及

松竹主人西溪萬公墓誌銘

公諱英字韞華姓萬氏其先爲鄱陽人始祖
幹遷南昌之西溪遂爲南昌人二世德政宋
樞密使三世璋忝安太守四世宣化浙西節
度使高祖志廣元港口巡檢丁世亂集義兵
保鄉里全活甚衆曾祖伯耀早卒祖叔厚讀
書有遠識考鈞隱居教授世德馨香颺于遠
邇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妣羅氏公生宣德丙
午七月念五日資稟迥異神色清徹鬚眉修

美自少嗜學同舍生多忌之輒匿燈伺衆寢
默觀至長益潛心性分之學以聖賢爲必可
師窮理致知克服紫陽之訓知禮成性早入
橫渠之門平生修整步履有定則嬉笑俚近
之語未嘗出諸口望之者起敬治家有法內
外斬然初家貧非義不取自奉極菲惡而二
親肉帛之供不乏成化甲午歲大饑有司行
鄉賑恤有羅氏媪給白金若干出遺諸道公
行得之再日袖諸其處以待媪果號泣至訊

以還之媪曰娣媪疑我匿金妄意尋弗獲自
沉以白今賴公得免再拜謝問姓名公弗答
而去姑爲吳氏婦寡而貧歲迎養數月歸厚
遺之不吝嘗立齋受徒小子則正其聲音謹
其威儀教之收心養性成人則講授詳盡期
以心得躬行不徒爲發策決科之具故一時
及門者多有所成長鄉萬石民服其料量平
修楓樹亭園苦竹諸滯旱澇有備而德之者

衆性善飲雖至醉益矜持晚年尤喜讀書造

請與年彌高嘗自慰曰吾學沛然吾得止矣
吾年老焉吾知止矣爰卽其後塢蒼松翠竹
之下吟風弄月以自適遂別號松竹主人喬
焉其秀與造物俱勁節清標與神化游皓首
童顏葛巾藤杖條然西溪之上不知年月之
短長也配魏孺人恭懿貞順承公儀刑之道
孔蕃膺續之賢生男嶽崇崑嶄咸優儒行嶽
娶羅崇娶宗繼徐崑娶鄒繼雷嶄娶李女長
適羅山教諭吳道之子侃次適黔陽訓導同

里徐浙之弟澆孫男開濟開用開美開禮開
睿開明開泰開禮註選銓曹有仕階開睿績
學郡庠足魁多士孫女五人熊謨李世宣甘
霖湛瑀李達其孫婚也皆儒家子曾孫男虞
謂虞訓虞賓虞佐虞弼虞化虞韶虞贇虞夔
虞袞虞臯謂臯司從事曾孫女四曾孫以下
未艾也公弘治丙辰正月十四日正終於寢
維時多艱弗克備禮襄事權厝於葉家山乃
今禮葬於隔塘山先府君塋次首亥趾巳年

在辛巳月在辛丑日在巳酉公孫開睿與芬
少同郡校講學契深以狀乞芬銘之不敢以
鄙陋辭也謹撫拾其大槩銘曰

微乎理之難精而公駿有聲嚴乎禮之足畏
而公卓無愧是維公之主靜是惟公之持敬
皜皜令德水壑寒泉悠悠遺澤竹翰芸編孰
謂公亡麟鳳翩躩孰謂公存嶙峋墓阡清風
高節於萬斯年

瑞昌榮安王夫人鮑氏壙誌銘

梓溪外集

卷之七

十四

嘉靖乙酉閏十二月丙寅之吉我

太祖高皇帝玄孫瑞昌榮安王諸予以書來曰
孤渡江得請母夫人塋有日矣墓中之石未
有書者惟予太史是託因以所自具狀來屬
芬顧夫人宮壺之善雖不揚於外而卽其子
之多賢則夫人之善亦旣揚矣是當得名筆
述作而芬非其人然以來命之專不得辭也
乃按狀而序次之繫之銘焉夫人蚤以選入

瑞昌榮安王宮爲鎮國將軍宸胤宸濬宸濠

宸渥之母爲洪城處士鮑祥之子母崇氏處
士世多善行乃生夫人夫人幼有懿資知讀
孝經論語旣入宮事王克敬處嫡妃袁泉夫
人秦氏安惠塞淵宗室咸稱之謂有小星之
風焉性尤敏慧凡內則女事悉精絕其服御
儉約其規治勤恪時先恭僖王泉太妃嚴方
以開迹瑞昌承家一切爲子孫法惟夫人克
順特禮待之王心先王之心亦隆遇如妃謂
庶幾有葛覃之風焉妃每娠不育諸子則宸

灑最長宸洞次之皆秦夫人出也秦先王卒
灑方亂洞方六歲夫人育之克慈王薨灑以
長當襲王爵未幾以痘疾薨 賜謚悼順遺

二孤在襁褓夫人慮有傳染乃抱歸已幃保
育甚勤居數月始反育于其母妃夫人撫育
諸子有成旣長教之克嚴拳拳以孝敬爲訓
又以敦本尚實上達聖賢之學爲要肆諸子
皆儼然儒者動履謂其天資近道有思齊之
風焉夫人子男四人宸沮先卒夫人陳氏宸

潛夫人楊氏宸潛夫人伍氏繼曾氏宸渥夫
人李氏繼戴氏女二人俱封縣主孫男拱樹
等二十有四人俱封輔國將軍配皆封夫人
孫女十有五人俱封郡君曾孫男七人曾孫
女十人俱幼未封然嗣生尚未已也蓋夫人
和德流行君子謂有螽斯之風焉夫人生正
統丁卯正月二十八日卒於嘉靖癸未年五
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七其得追封爲瑞

昌榮安王夫人在明年甲申先是例得封夫

梓溪外集

卷之七

十六

人時宸濠方虐不敢請又明年乙酉上遣

官賜祭祭文褒嘉亟稱賢淑因命將軍扶

柩渡江啟榮安先王之兆祔葬焉其地在西

山之麓寬莊其日爲閏十二月丙寅其向已

丙若夫人者可謂生榮而死哀矣銘曰

肇迹瑞昌旣發其祥亦釐爾媛鳳占龜長克

閒有家燕翼厥後罔不寅畏而敬克懋寬莊

大陵藉手見王於萬斯年松栢蒼蒼

華時禎妻張氏墓碣銘

墓墓也碣碣也揭其人之善表諸其墓使孝子慕焉則爲教微矣何以銘古者銘鼎彝志功德也禮傳衛孔悝之銘是也墓之銘非古也志世籍姓字內諸壙焉則爲慮遠矣其銘碣則仲尼題商比干吳季子之墓此其始也夫剖心以事君討宗社也潔身以讓國忘宗社也而皆賢人也何事之異邪吾觀論語仲尼於嗚呼二字皆不易發二贊已矣而猶拳拳然不勝其歎惜者以道貴中也中者不過

乎情而亦無不及也曰苦節不可貞者懼愚不肖者將企之不及遂自棄也比干過於仁季子不及於義况他乎至是嘆不得中行而與焉則爲憂深矣故夫墓碣之名不獨使孝子慕也若夫人之善亦可揭諸曰可觀六經兼男女善惡志之則女史設久矣劉生知好德而不知復古爲列傳而不知大者之舉予茲志張孺人墓碣而使世之人有所覺焉夫配匹者天地之義也天地之道生生也是故

婦道貴順不妒則順之極也臣道貴忠不媿則忠之極也臣恭而或媿焉則覆人之邦家不難矣婦貞而或妒焉則絕人之宗祀不難矣此雖明明大義雖丈夫亦或昧也孺人字某爲福州太守王公時敏之子太學生葦君時禎之妻既有子復爲時禎置兩側室期以廣葦之嗣順莫大焉茲癸未八月孺人卒距所生年天順甲申九月蓋五周星焉明年某月某日時禎卜附葬于祖塋九里涇之原其子雲以孺人爲善狀及見素林尚書所爲墓中之銘先期來請志碣是當得名筆而芬非其人矣以時禎有舊而雲之噐又素所望者爲碣其順之大者志之其諸細行則素翁之銘備矣張爲無錫中市橋世家與葦爲婚姻族孺人生子男一人卽雲女三人鄒夔吳性秦澹其壻也孫男三人復初復禮復誠女三人幼若孺人于葦氏則庶幾配匹之義矣銘

九涇茫茫其斯焉藏嗚呼孺人其諸不亡

敬軒韋公墓表

福建懷安令韋君一日過予曰寒氏先世居慶遠宜山縣龍街文獻稍稍可述在國朝亦有諱昭者登永樂曾鶴齡榜進士爲翰林院檢討未幾

簡使琉球有諱廣者登宣德馬榆榜進士仕至廣東按察司僉事自高祖五嗣公携曾祖以明遷潯始居平南二世弗顯至敬軒皇祖

梓溪外集

○卷之七

十九

乃以易中永樂二十一年癸卯廣西鄉試錄文則寒氏平南文獻實自此啟我後人得守一經世效尺寸用恐肯忘邪顧其遺世六十餘年雖嘗蒙同知金公廷璽採其行內銘於幽然今幾湮於傳聞矣欲仍具生卒葬系世洎出處之大者立石墓道以表之庶韋氏世世有所知又惟非執事之言則不信也執事其能惠哉予以韋君知所以尊祖一經之傳

蓋其心有異於人也遂按狀而序次之俾列

焉公諱弁字仕冕號敬軒生洪武士申四月十三日以天順戊寅十月二十一日考終正寢明年己卯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勞莫里長簡塘公自幼勤學嘗作池亭哀集古書讀之志期古人不苟混俗永樂五年翰林侍讀學士解公縉以高照謗出爲廣西右叅議公輒從問學未幾御史李至剛又謗解怨望改交耻公亦從往交耻不能舍八年解入奏事適車駕北征見

粹溪外集

卷之七

七

仁宗而歸及車駕還高照又言解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明年交耻叛陳季擴乃倡亂謀復陳氏謀奸又以番書叛詞經解手恣所誣謗

文皇之惑始不可解時逮繫者甚衆公亦門生以不在位又無怨惡之行幸免解以十三年正月十三日竟酷死獄中至二十一年公始出應試得雋明年會試不第卒業爲國子生又屢不第宣德初以銓注次及授廣州府通

判公爲政務依循良尤重民教嶺南巫鬼之俗一變于正旣而賊囚王蕭養越獄聚黨爲亂嶺南震動公坐謫本府經歷會有言公與某某四人嘗從解學于交阯者亦知交阯事遂逮繫錦衣獄竟不得白後

宣宗晏駕以赦宥免歸自是引咎杜門惟以明倫治生教其子姓而已公高祖曾祖俱家宜山祖五嗣孝以明配陳氏後卒越三年合葬焉生子男三人長尚本次廷輔以易克貢士

梓溪外集

卷之七

三

爲吉水縣丞幼尚賓女幾人孫男七人出尚本者二曰方曰福出廷輔者三曰邦憲國子生曰邦相卽懷安令也以易中弘治乙卯鄉試授今官曰邦吉平南縣學生出尚賓者二曰用曰表女幾人曾孫男幾人女幾人夫公之道蹇矣而嗣之昌如是亦少慰哉嗚呼唐虞之盛宇宙之一時也然舜猶疾讒說震驚朕師何恠乎末世邪解之才識宜過賈長沙輩然方流離負罪之際而公從之學文行乎

夷狄曾不險恤是真知有義理而不知有患難者也世所謂勇於爲善者非公也邪予故爲表之若夫道之廢興位之得喪則固有所遇也智莫如之何也已

李介齋暨配萬氏墓表

嗚呼此 皇明勅贈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介齋李公暨配贈安人萬氏之墓也公爲大方家之良子弟讀書制行務修中庸之德推其心則朱子所謂無以甚異於人而天自知之者是也晦於身而顯於其子益修其善以靖共其位致

皇帝加恩而推本所自 勅贈及焉則所謂有

隕自天豈非公與安人爲善之應哉公諱本

謙以字行世家豐城之湖茫曾祖尚敬祖季

德父從烈俱隱德不仕母甘氏生永樂甲辰

年七月十一日卒弘治庚戌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安人生洪熙乙巳年九月二十日卒成

化庚寅年十月六日公好學敦義外雖温然

中有確乎不可拔者教授于鄉隱隱起師道
蓋公於孝友大倫以身先之也而安人之歸
亦克執婦道不愧君子之速生子男三人長
鑾本府學廩膳生員早卒次金字宣之本縣
學廩膳生員以詩中弘治辛酉鄉試正德戊
辰會試遂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
清吏司主事故得贈公與安人之恩今以年
勞擢本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幼鉉亦學爲士
人孫男六人餘慶延慶德慶長慶惠慶末慶

孫女二人俱適甘棠徐安人先卒卒之年庚
戌十一月二十日塋里坪上張九圳蓋祖塋
也公卒之明年辛亥十有一月二十九日遂
合塋焉茲公蓋棺三十五年安人之卒亦四
十五年宣之以官爲大夫祿不逮養思無以
爲孝圖以燕石製碑刻勅贈之詞以植于墓
且以對揚

聖天子休命謂芬在姻契之末使爲墓表於碑
之下方是當得名筆以發潛德以無辱制詞

而芬非其人矣然不得辭惟謹述其世次卒
塋之大者書之使後之爲君子東西行而過
公之墓者望穹碑之皎皎則車而式徒而趨
無失禮也嗚呼此公與安人之所不朽也

鄭主事母卓氏墓表

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鄭君有度聞太孺人
之喪哀毀踰節同年友人舒子吊之哭不收
淚拜稽顙告曰憲罪逆于天不自殞滅惟吾
先妣乃棄絕又不得視飯含襲歛誠崩裂五

內刻焉痛弗可已然先妣賴托不朽惟吾子
在茲釋位去惟營塋事不敢忽墓上之石實
以詔無涖事莫大者惟吾子在惟吾母爲母
則賢爲婦則賢爲女則賢有不敢歿者敢以
辱太史筆則先妣幸不死憲不孝禍其道哉
夫是必得作者而芬非其人顧有度請之痛
且同年弗獲辭謹序次其不可廢者爲表焉
孺人姓卓氏與鄭爲婚姻族父洧故會同巢

二縣司訓母陳氏幼有至性能日問父母起

居飲食必讓于長稍長誦知四書小學列女傳勤女事姻里稱之伯容府君時方擇德爲成之配遂娶焉孺人入鄭氏門姑任氏已歿遂總內事相成之黽勉有亡克艱以振拊諸子以成之督學嚴必溫妯以濟或舉里子之勤者勸惰者戒當時之才名者獎率之常夜織作不息諸子曰母年老可息也孺人指二女曰是何如吾不於幼誨也其教子於四書小學誦縷縷不輟教女以列女傳爲其道所

以直指曰必如某必如某孺人性慧淑儉勤故女婦工精絕流輩平居恬然未嘗一見瘡遽忿憎之色衣麤食菲終其身不改處宗族上恭下順恤其疾病而繡縫其衣食之缺鄰里有匄貸者隨濶狹應之或煦其人曰第勤作無苦鄉人感之目爲鄭母歲庚午病革鄉人爲行禱孺人忽甦若有神告之曰壽未艾尚與爾九齡果卒于今正德戊寅二月廿有三日距所夢庚午歲九年距所生天順歲辛

已七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八生子男三人
長曰慶領鄉薦次曰寅邑庠生幼曰憲卽主
事君有度也中癸酉鄉試甲戌會試丁丑賜
進士出身授今官女二長適陳應鳳次許陳
某主事君卜以明年某月日奉孺人柩葬于
某山之原夫仲尼以歿世不稱爲君子之疾
矣又稱敬姜曰鄰婦人也若鄭母者病則人
禱之命則神告之茲邱也歿世雖遠人將不
稱鄭母之墓邪

